全球算情。 9.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17種語言刊出

MAGAZINE





Johanna Grubner

Matt Dawson Rainer Rilling Mateo Martínez Abarca Abdelkader Latreche Teresa Perez Christopher Mabeza



紀念 Erik Olin Wright

Michael Burawoy Michelle Williams

Birgit Riegraf Lina Abirafeh Kadri Aavik Liisa Husu Blanka Nyklová Margaret Abraham Nicola Piper Jeff Hearn

性別和社會不平等

Jeremy Seekings Mokong S. Mapadimeng Asanda Benya Thabang Sefalafala Marc C.A. Wegerif Jabusile Madyazvimbishi Shumba Alexia Webster Edward Webster

非洲(南非)社會學

開放論壇

> 從團結的觀點看右派民粹主義

第9卷 / 第2期 /2019.8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主編的話

會學家除了推動該學科內部的蓬勃發展,而且還參與公共討論。在過去十年中,印度最著名的社會學家和社會運動家 Nandini Sundar 通過參與政治,去挑戰了學術和運動之間的界限,並在第一線面對印度的不公不義。在本期「全球對話」的訪談裡面,Sundar 談到了印度「Bastar 戰爭」的過去和現在,以及在這些成為一名優秀的學者和運動者的困難。

我們的討論從「轉型與替代」的兩篇文章開始,通過社會學的歷史追溯和反思社會學對另類替代社會和可能的未來,討論為什麼這種反思對於將社會學批判與解放思想的融合是必要的。一篇拉丁美洲的文章強調了為鞏固社會的政治鬥爭,以及像 Buen Vivir 這樣的概念如何有效。Qatar 的文章比較了阿拉伯世界的多種未來可能性。來自南非和辛巴威的文章分析了行動者如何應對人們生活中的重大變化(由氣候變化引起的變化)以及政策變化可能面臨的阳礙。

Erik Olin Wright 一生致力於追求平等,自由,社群,於 2019 年 1 月去世。我們失去了一位社會學家。他在的馬克思主義,和「實存的烏托邦」不僅鼓舞了全球的學者,還帶領了大家去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會而奮鬥。他的兩位親密朋友向他的生涯和工作致上了敬意。

在我們的第二個討論串中 ,Birgit Riegraf , Lina Abirafeh 和 Kadri Aavik 邀請來自世界各地 的學者介紹他們對「性別與社會不平等」的研究。這些文章觸及不同的面向,如歐洲研究經費分配中的性別不平等,捷克性別研究的現狀處境,阿拉伯地區性別不平等的現況,以及亞洲脈絡下的性別化勞動。這些文章讓我們深入了解社會進步或性別平等的的議題,並引發關於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要如何為平等和社會正義提供實際解決方案的討論。這些文章也指出了社會行動的必要性,還有繼續性別平等奮鬥,進一步為實現平等社會的必要。

區域討論的部份則關注「非洲(南非)社會 學」,第一篇文章著重在南非持續存在的貧困 和不平等,以此對整個非洲的提出對全非洲的 警訊。第二篇文章討論了南非教會的日益普及 和爭議,並處理了社會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沉默 回應。接下來的兩篇文章對南非礦工的處境進 行了討論,其中一篇顯示了包容性論述如何與 實際上排斥婦女從事某些任務是互相矛盾的。 第二篇文章則對黑人失業礦工進行了人類學考 察,研究失業的影響到自信和自我價值。我們 可以從關於坦尚尼亞勞工的文章認識達 Dar es Salaam 的糧食系統。下一篇文章奠基辛巴威的 歷史上討論改變和維持辛巴威掠奪性國家的積 累和政治再生產的模式。憑藉精彩的圖文集, 亞 Alexia 和 Edward Webster 將關於約翰尼斯堡 歷史敘事,和關於建造在黃金上的城市的精彩 照片,相互結合。

本期最後的文章分析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歐洲右翼民粹主義。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全球對話》的主編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u>ISA website</u>。 投稿請寄給 <u>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u>.



GLOBAL DIALOGUE



>編輯團隊

主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編: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 Fatima Radhouan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Alejandra Otamendi,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Md. Eunus Al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Lucas Amaral Oliveira, Benno Warken, Angelo Martins Junior,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l**抑度**: 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即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ko Masui, Riho Tanaka, Marie Yamamoto, Shogo Ariyoshi, Kauzma Kawasaki, Sae Kodama, Koki Koyanagi, Tatsuhiro Ohata, Shunji Sugihara, Ryo Wakamatsu.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Iwona Bojadżijewa, Katarzyna Dębska, Anna Dulny-Leszczynska, Krzysztof Gubański, Monika Helak,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Agata Kukla, Adam Müller, Weronika Peek, Zofia Penza-Gabler, Jonathan Scovil, Agnieszka Szypulska, Aleksandra Wagner, Mateusz Wojda.

羅斯尼亞: 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Luciana Anăstăsoaie, Cristian Chira,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Dan Gîtman, Alecsandra Irimie-Ana, Cristiana Lotrea, Ioana Mălureanu, Bianca Mihăilă,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Codruţ Pînzaru, Susana Maria Popa, Adriana Sohodoleanu, Maria Stoicescu, Cătălin Varzari.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臺灣: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關於當前社會組織的變革和替代的思考一直是社會學思想的一部分,對社會變革和變革的研究亦是。來自全球各地的文章為這些問題提供了理論和經驗。



全球上的女性仍然佔窮人和邊緣化群體的多數。本期文章討論了不同領域的性別和不平等,包括研究經費,新自由主義,國家,勞動。



本期深入探討了南非的理論觀點和實證研究,還包括辛 巴威和坦尚尼亞,還有整個非洲的問題,最後還有關於 約翰尼斯堡歷圖文解析。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捷克的性別不平等	
		Blanka Nyklová, 捷克	2
>談論社會學		持續與改變:美國的性別不平等	
燃燒樹林:訪談Nandini Sundar		Margaret Abraham, 美國	2
Johanna Grubner, 奧地利	5	阿拉伯的性別和不平等	
2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ina Abirafeh, 黎巴嫩	3
deli null 1944 delle FIIV		亞洲脈絡下的性別化勞動與不平等	
>轉型與替代		Nicola Piper, 英國	3
		IPSP: 性別觀點的社會進步	
社會學替代世界的簡史	0	Jeff Hearn, 芬蘭/瑞典/英國	3
Matt Dawson, 英國	8		
形成中的未來	10	NEL ANDREA DE MELLO DE DE MAN	
Rainer Rilling, 德國	10	>非洲(南非)社會學	
Buen Vivir的多重聲音	12	貧窮和不平等:南非作為非洲的警 訊	
Mateo Martínez Abarca, 墨西哥		Jeremy Seekings, 南非	3
阿拉伯世界的另外的未來	14	南非的五旬節運動和基督教	
Abdelkader Latreche, 卡達/阿爾吉利亞		Mokong S. Mapadimeng, 南非	3
污名如何限制了政策: 南非拾荒者的例子		空間入侵者:地底女性礦工	
Teresa Perez, 南非	16	Asanda Benya, 南非	4
適應氣候變遷:辛巴威小農的例子		失業的嚴重經濟影響	
Christopher Mabeza, 辛巴威	18	Thabang Sefalafala, 南非	4
		怎麼餵養世界:坦尚尼亞的啟示	
. MARIN ON THE		Marc C.A. Wegerif, 南非	4
>紀念Erik Olin Wright		辛巴威的掠奪型國家:政黨、軍隊、商業	
Erik Olin Wright:實存烏托邦	20	Jabusile Madyazvimbishi Shumba, 辛巴威	4
Michael Burawoy, 美國		Jozi:黄金的危險城市 Alexia Webster, Edward Webster, 南非	5
紀念Erik Olin Wright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22	Michia Webstel, Luwalu Webstel, 用外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開放論壇	
>性別和社會不平等		從團結的觀點看右派民粹主義	
把性別和不平等連結起來: 導論		Jörg Flecker, Carina Altreiter, István Grajczjar,	
Birgit Riegraf, 德國, Lina Abirafeh, 黎巴嫩,	23	Saskja Schindler, 奥地利	5
Kadri Aavik, 芬蘭	23		
研究經費的性別挑戰	25		
Liisa Husu, 芬蘭/瑞典	25		

「危機時期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要記住我們有責任繼續做研究。有時社會學研究似乎是個人的,除了作者之外,與其他人無益,有時甚至覺得沒意義,特別是非開創性的研究,但是,最終我們還是為世界增進了對社會的理解。」

Nandini Sundar

>燃燒樹林

Nandini Sundar 是Delhi大學經濟學院的社

訪談Nandini Sundar

會系教授,她最近的著作包括了:《The Burning Forest: India's War in Bastar \(\) (Juggernaut Press, 2016, 新版標題是The Burning Forest: India's War Against the Maoists , Verso, 2019) ;編輯的書:《The Scheduled Tribes and Their India (OUP, 2016); (Civil Wars in South Asia: State, Sovereignty, Development》(與Aparna Sundar合編, SAGE, 2014); 《Inequ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Post-Reform India》,是Contemporary South Asia的部份(與Ravinder Kaur合編, 2016)。她也合寫了: «Subalterns and Sovereigns: An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f Bastar 》(二版, 2007); 合寫。 & Branching Out: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in India 》 (2001); 編有《Legal Grounds: Natural Resources, Identity and the Law in Jharkhand (2009); 合編的《Anthropology in the East: The founders of In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07)。Sundar 是《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 從2007 到2011的主編,也是許 多期刊和政府部份的審查委員。她獲得了 Infosys 的社會科學獎(社會人類學), 2016年 研究發展Ester Boserup獎,和Malcolm Adiseshiah 2017年的傑出研究獎。

Sundar 自 2005 年以來一直從事人權的訴訟和運動。2011 年印度最高法院在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Nandini Sundar 與Chhattisgarh 州」中,禁止了國家對武裝警戒活動的支持。她經常就當代問題為媒體撰稿,其文章可在http://nandinisundar.blogspot.com上看到。

本文是 Johanna Grubner 的採訪,他是奧地利 Johannes Kepler 大學的博士研究員,也是《全球對話》的助理編輯。



Nandini Sundar.

JG:你的廣受好評的書《被壓迫者和主權: Bastar 的人類學史》於1997年出版,主 要關注Bastar 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歷 史。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你一開始興趣和動 機,去研究印度中部的這個地區?

NS:我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時,我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如 E.P. Thompson,Eric Hobsbawm,以及像 June Nash 和 William Roseberry等人類學家,聚焦政治經濟學。在印度,學者們正在討論被壓迫者的歷史。我知道我想研究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農民反叛的當代社會運動,但需要一段時間來爬梳梗個脈絡。1990年我第一次訪問了Bastar,其擁有了博士論文所需的所有素材

: 慷慨的人民,持續的社會運動,叛逆的過去, 最重要的是,沒有人真正研究過這段歷史!

JG:在你的最新著作《燃燒的森林:印度對抗 毛派之戰》中,你討論你在 Bastar 地區繼續 研究和實地考察的結果。能否簡要介紹一下今 天在這一地區所發生的社會和政治衝突?

NS:上個世紀的印度中部的森林和礦產資源開始被開發利用,這一過程在21世紀初愈演愈烈。大企業獲得了採礦合約,取代了在地社區,導致了環境和社會危機。人們則在透過運動去抵制流離失所。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個形式是通過參與印度共產黨(毛派)的武裝游擊活動,反政府的反叛亂行動涉及大量的武裝游擊活動,反政府的反叛亂行動涉及大量的非法殺人,還有大規模的安全營地擴散和及地區的軍事化。目前,政府和毛派儘管都聲稱希望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進行對話,但是都對採取武裝鬥爭路線,互不妥協。

JG:在《燃燒的森林》中,你對印度的民主有所質疑,並指出「印度是一個擁有所有制度的民主國家,但他們的實質意義並不被期待。」你能否說明一下?

JG:Bastar 的社會和政治衝突涉及國家以及其不同的結構,不同政治和社會目標,以及的不同政治和社會團體。您能談談您所使用的理論框架,以及您應用的經驗和方法來研究這些異以,及您認為它們之所以有用的原因嗎? NS:我的基本理論框架是馬克思主義。然體已去《燃燒的森林》中,我試圖通過來實現民性。 我們與民族誌。我們看到共同建構的選擇性處罰和不平等,以及人們的生存和戰鬥的說意或發展, 對侵犯人權的訴訟當事人,我在某些場域是難 以進入的,例如警察和。但是,其他空間可用 於其他研究,例如提起公益訴訟所涉及的法律 程序以及司法機構的運作方式。

JG:根據您的經驗,您在 Bastar 進行的社會學研究能幫助我們更廣泛地了解衝突的社會結構嗎?如果是的話,你能否告訴我們你在 Bastar 脈絡下觀察社會衝突時發現的一些關鍵?

NS:Bastar 正在發生的事情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之間存在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在與原住民地區。我從拉丁美洲運動和國家暴力的文獻以及反叛亂研究中學到了很多,包括英國在馬來西亞,越南等地的個案。

有很多方法可以切入這一個主題,我可以 想到至少有三本書可以寫:關於警戒性和權威 問題,國家代理作人和個人罪責,法律及其構 成國家的方式,或者內戰的衝突和情緒。此外, 與研究拉丁美洲武裝左翼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文 獻不同,我們對毛主義動沒有好的研究,例如, 看看它們在土地分配和當地農業政治經濟方面 帶來的變化。我認為這是值得做的研究。

JG:在民主原則受到挑戰,並且基本人權受到 侵犯的情況下,您認為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 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責任是什麼?

NS:我們作為公民,社會學家,教師,都有多重責任。有時我們會被要求戴上我們的公民帽子去參加示威,簽署請願書,在法庭上提供證據。在其他時候,我們對學生和同事的責任是則因為學術生活的而被排除。危機時期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要記住我們有責任繼續做研究。有時社會學研究似乎是個人的,除了作者之外與其他人無益,有時甚至覺得沒意義,特別是非開創性的研究,但是,最終我們還是為世界增進了對社會的理解。在學術不平等的這些日子裡,重要的是不斷提醒:社會學研究是一種特權。

JG:你被認為是學術界和社運者。你同意嗎? 您如何描述印度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典型關係, 以及這對您的研究有何影響?

NS:我一直參與各種公民自由運動,但這是因為我作為一名研究員在 Bastar 上投入了大量資金,於是我在 2005 年幾乎全職參與了人權運動。2007 年我們開始對最高法院針對警惕和國家暴行提起的訴訟,但我沒想到,我們仍然在2019年出庭。2011年,我們做出了很大的判決,禁止國家支持治安維持者,並向所有受害者提出賠償,但政府拒絕,所以我們仍在努力爭取。2016 年,Chhattisgarh 邦警方對我們六人提出謀殺,攜帶武器,騷亂等提起報復起訴,並根據印度主要反恐法律之一的「非法活動預防法」

提出指控。幸運的是,我們得到了法院的緩刑,並沒有被判入獄,但指控要到2019年2月才解除。

隨著時間的過去,我在 Chhattisgarh 邦的行動已經減少,因為其他人已經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就個人而言,我覺得很難同時成為一名優秀的運動分子和一名優秀的學者,除非是時間允許,否則不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許多印度社會科學家都參與某種形式的運動,因為我們周圍的問題是如此緊迫。但也有其他人對行動主義不支持,聲稱它有損於客觀性和適當的理節,以為不支持,聲稱它有損於客觀性和適當的理論化。在莫迪政府下,將大學保留為學術空間本身就成了一項挑戰,因為研討會已被禁止,演講被取消,學生被指控煽動毆打和毆打,書籍,包括我的書,因為「反國家」而被禁止。

JG:由於你的研究已經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所以很多人會對你對未來的動向感到好奇。你能否告訴我們你的計劃?

NS:在某種程度上它取決於印度的政治前途,以及未來政府如何對待大學。我有幾個研究項目,包括研究印度憲法,以及學生運動對國家政治的影響,但我不確定他們最終會關心什麼。我也想在另一個大陸做研究,但不確定是否以及何時可能。其中很多事情還取決於可以請假,但在這些日子裡這肯定越來越難以實現。■

來信寄給 Nandini Sundar <nandinisundar@vahoo.com>

> 耐學機代世

Matt Dawson, University of Glasgow, 英國



思考組織社會的替代方案一直是社會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照片:C。Duncan / Flickr。

那麼,還有什麼選擇呢?」我不可能是 唯一一個被問到這個問題的人。這問題 是問社會學有哪些對於世界的另類想 像。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全部,但這激發我 寫出關於另類社會的社會理論,我試圖概述社 會學家提供的一系列替代方案。我學到了豐富 的社會學歷史。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樣,社 會學作為一門學科,這毫無異問是必須面對的 問題:替代想像。對於今天應對這種困境,爬 梳這些替代方案的歷史將非常有用。

關於這段歷史,我看到的是批判與替代的 緊密聯結。馬克思曾諷刺說他不會「為未來的 烹飪工作室撰寫食譜」,而是要使用了共產主 義的概念,亦即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減少勞動 分工,工作成因此成為為我們「最重要的所 需」。對於後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家來說也是如 此,無論是 Henri Lefebvre 使用自動化(組織管理)的替代方式來闡明日常生活被控制的方式, Herbert Marcuse 也強調了人類所建議的「新的主體性」。 20世紀 60年代和 70年代的「偉大拒斥」運動或 Angela Davis 倡導廢除監獄作為對有害的監獄工業同盟的回應。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站在一起,認為替代世界的想法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

從其他角度來看,來自不同傳統的社會學家在對批判與替代的緊密關係也抱持了這種觀點。 涂爾幹提供了多種選擇,包括禁止繼承。繼承被認為與現代的法國精神違背,其重點是個人主義和任人唯賢。繼承也加劇了經濟不平等,因此應予以禁止。在蘇格蘭的 Patrick Geddes 試圖通過「保守手術」克服工業化城市的過度擁擠和不健康,該系統重新設計了以城

市空間為重點的城市。愛丁堡的老城區仍然體現了他的想法,也就是 Patrick Geddes Heritage Trail。同時,在美國,W.E.B Du Bois 用不同的選擇回應了種族不平等制度。他從倡導「黑人學院」所表達的樂觀,自由的學術教育,轉向了對黑人經濟隔離的激進主張,以展示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C. Wright Mills 在社會學想像一書中聲稱社會學使社會更加民主,所以我們會看到關注加強民主的替代世界方案也就不足為奇。在芝加哥,George Herbert Mead 強調了所有人的「天賦」在一個民主中彰顯的困難,這種民主將政治會被貶為為「個性」之爭,所以提倡一系列社會改革,社會定居,城市俱樂部,移民保護,罷工仲裁,民權運動,特殊教育,去確保所有公民都有機會以民主方式表達自己。同時,流亡在倫敦的 Karl Mannheim 概述了一套「激進民主」制度,其中包括一套嚴格執行的中央民主價值觀和一個社會學教育的「新統治階級」,以避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女性主義社會學也為尋求替代世界有著重大貢獻。Selma James 和 Mariarosa Dalla Costa 回應以前的作家像是 Margaret Bentson,其主張將家務勞動是工作,將家務勞動的工資看成克服父權制不公平的手段,並希望通過這一點使女性成為社會主義社會革命鬥爭的核心主體。後來,為了回應人們對色情作品「性化等級」的擔憂,並將女性觀念轉化為男性主要的滿足感,Andrea Dworkin 和 Catherine MacKinnon 試圖禁止色情。作為回應,Lynne Segal 和 Sheila McGregor等女性主義者認為,我們不應該禁止色情,而應該倡導女性主義的性。

這些替代方案,以及其他如 Giddens 的「第三條道路」,Beck 倡導的「公民的歐洲」,為基本收入辯論等做出貢獻,倡導社會學的公共介入。雖然 Michael Burawoy 對「公共社會學」的提倡鼓勵社會學家反思公共活動的本質,但

這擔心已經從公共社會學的歷史例子中被消解了。然而,當我們通過社會學家如何提供替代方案的角度來看待這段歷史時,我們發現了當今豐富的例子,從 Geddes 的城市重新規劃, Mead 的社區主義,Davis 的反監獄運動,到 Mannheim 的無線電課程。這樣的焦點也讓我們 想起小說傳達社會學選擇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許最重要的是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的女性主義烏托邦「Herland」,其強調集體育兒和人與自然之間的永續性。

Ruth Levitas 建議說,因為我們花費大量精力批評不平等和權力的宰制,社會學家在他們的工作中是一種「沉默的烏托邦」。我希望這篇文章表明,社會學家往往沒有對替代世界方案保持沉默。社會學有著豐富的歷史,可以從中尋找靈感,辯論和批評。當我們被問到「那我們還有什麼選擇?」時,事實上,我們社會學家供許了許多答案。

來信寄給 < Matt. Dawson@Glasgow.ac.uk >

> 形成中的未來

Rainer Rilling, University of Marburg, 德國



什麼形塑了我們的未來? 圖 S. Vastano/Flickr.

轉型」一詞的歷史短暫而多變。從日常 到政治場域用來描述各種變化,像是政 體變革和後殖民秩序發展,到自由民 主,資本主義,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不同變種, 最後,更廣泛地說,到「人與自然關係的巨大 轉型,國家的社會主義秩序的資本主義秩序。 雖然經常關注不同行動者如何以及與誰一起從 「這裡」到「那裡」的辯論,但轉型論述往往 以一種相當奇怪的方式忽視了「未來政治」的 某些方面。

「未來已經在這裡;只是尚未均勻分配」, 這是發明了「網路空間」一詞的 William Gibson 在四分之一世紀前曾說過的話。然而,他對未 來的當前狀況和未來的分佈保持沉默,儘管這 個問題是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存在的問題。資 產階級現代主義的出現不僅徹底改變了過去, 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區分,而且將「未來」的意 義從被動變為主動(「未來成就」),這也帶來 了利潤,因為要去制定和計算即將到來的時 間,像是未來,這因此成為新經濟體系的核心。

通過市場和資本,金錢的普遍化,以及它

們的領域和社會「脫勾」(Karl Polanyi),這些 所形成的格局是「現在的未來」(Niklas Luhmann),現在總是存在於任何地方。例如,今 天這些是關於金融業主導的貨幣,安全的承 諾,暴力和軍事國家或計算的「未來機器」的 擴展等。然後通過地球工程和後化石燃料「綠 色資本主義」,在生態永續和經濟利益方面做 出了貢獻。最重要的是,通過所謂的工業 4.0, 大數據構建複雜的技術,社會創新,數字社會, 智能空間,和統計數字主導的地位,這一切標 誌著全球已經被整合為當代資本主義和工業化 的綜合體。

有很多跡象表明,這些變革將再次徹底改 變大量與時間相關的個人和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以及自19世紀以來出現的社會實做,像 是預防,搶占,準備,適應(韌性),這也體現 了對未來的堅定和持久的承諾。

這些大型格式同時也是未來資本主義的公 共且是私人的部分,並且應該在各自未來的不 確定性中為利潤和權力掃清道路。他們的動態 既不是暴力也不是危機,正是因為儘管他們缺 乏同時性,但他們已經發展了自己的身體和權 力模式,因此是一種極其變革和的力量。

同時,旨在開拓「未來的大陸」的這些項目中的每一個都產生了新的全球願景,烏托邦,神話和期望 (Jens Beckert) 的深度和廣度,這是當代的系統可行性的基礎。資本主義。這些項目充當「感覺的產生者」(Georg Bollenbeck),並為世界及其「現在的未來」提供指導性解釋。

當我們構建,講述,計算,寫作,希望,計劃,或幻想未來時,會發生什麼?未來出現了(實際的,真實的)。未來是通過命名,解釋和框架來定義的,並且通過這樣做和現在,它們被帶入現在,成為「現在的未來」。所有這些利害攸關的所有未來都被命名,理解,解釋,使他們現在和準備好決策。整個過程伴隨著努力最小化當時的「未來的現在」和當前「現在的未來」之間的差異,因為每個「現在的未來」以供持了現在和未來。目前的未來存在,但同時缺席,因為它們沒有發生,還沒有,也許永遠不會發生。正是這些存在於未發生或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的事物中,使這種現在的未來成為決策,行動或非行動的主體。

因此,關於誰在未來的現在留下了當前未來的「時間印刷」(Zeitabdruck)。其次,現在有必要就面向未來的想法,模型,想像,敘述和行動作出決定,這些決定可以用來產生信任,可信度,接受,認安全,這個特殊的未來,雖然無限期且不可預見,但實際上會發生。這是「未來政治」的精妙所在。它站在搖搖欲墜的腳上,但它們是巨人的腳。

然而,正如英國未來學家 Barbara Adam 所說的,開發現在的未來也意味著將它們從別人手中奪走:「我們製造和拿走未來」,例如,被剝削的,極端貧困的,無家可歸的,無證的監獄囚犯,或難民。在這裡,任何霸權的未來都和危機,貧困,困苦壓縮到底:在逆境中生存。因此,它沒有時間,沒有更好的生活和想像。撙節是對窮人未來的不間斷攻擊。要結束這個未來的,這個「可能性的倉庫」(Luhmann),並且將所有可能與主導項目相反的權力排除在這個結構之外,這是當前的主流未來政治的一個象徵。

然而,未來資本主義所承諾的宏大文化和 敘事的範圍,以及它們在過去50年中形成的 穩定力量,並不是它所及的範圍。在過去十年 中,經濟危機,社會民主,自由主義秩序模式 的迅速瓦解,以及右派暴力政治的興起,加速 了這種不穩定。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論述 正在復興和更新。自 2008 年以來的金融危機, 摧毀了數百萬想像中的未來。因此自千禧年以 來,這些經驗和可能性重新刺激了保守文化的 復甦,右派開始召喚歷史。因此,過去的政治 反敘事在體制和經濟上都會增加並穩定自己。

那些想批評,改革,或從根本上改變今天的資本主義的人顯然必須處理這樣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未來的社會,並且這個社會以可能的,合理的的未來去運作,其當前的信念是對過去政治敘事的大量挪用。

來信寄給 Rainer Rilling <rillingr@mailer.uni-marburg.de>

> Buen Vivir 的多重聲音

Mateo Martínez Abarc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墨西哥, Centre for So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Arbu繪圖

近幾年在拉丁美洲,特別是在安第斯地區,學者對Buen Vivir 的想法進行了一次重要的辯論。首先是作為20世紀90年代原住民奮鬥的議題,然後作為左翼知識分子和學術界的激烈討論的一部分,最後,在厄瓜多爾等國家,作為起草新的國家憲法的決定性概念在2008年(隨後將其翻譯成公共政策),Buen Vivir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概念,在很短的時間內走了很長一段路。但究竟什麼是Buen Vivir?是否應該將其視為一個與建立替代社會世界具有實際意義的想法?

可以有多個方式去定義 Buen Vivir, 這主要取決於它的發音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個假設聲音調,用它的語氣和力量。因此,Buen Vivir 對所有原住民,或所有原住民婦女,

生態運動家,知識分子,非政府組織,甚至厄瓜多爾政府都沒有相同的含義。 Buen Vivir,從西班牙語到英語的字面翻譯將是「好的生活」,最終指向一個豐富而難以捉摸的概念。它是建設中,不容易穩定的,因為不斷建設和重建,所以會不斷談判和重新協商。

例如,對於原住民而言,如果不深入了解特定的哲學和現實的表現,就無法理解 Buen Vivir。在厄瓜多,Kichwa 人使用 Sumak Kawsay 的概念作為與 Buen Vivir 相當的概念。 Sumak Kawsay 可以被定義為植根於 Pachamama(可翻譯為地球母親)的烏托邦思想,其中人與自然之間的所有社會關係都建立在社區相對於互補,互惠,團結和平等的原則之上。對於 Kichwa 人來說,Sumak Kawsay 可以被理解為

Llaki Kawsay 的反面,或者說「生活不順遂」,這是在沒有社區的前提下生活中不幸的特徵化。玻利維亞的 Aymaras 有一個類似但不同的概念叫做 Suma Qamaña。巴拉圭的 Guaraní 人稱之為 Ñandereko,而來自智利和阿根廷的 Mapuches 稱為 KümeMongen。

對於知識分子和學者,尤其是拉丁美洲左翼的知識分子和學者,Buen Vivir 與發展,成長,和掠奪開發問題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生活組織下,經濟增長依賴於人類生產活動和自然本身的商品化(甚至考慮到「非生產性」的人類和自然過程)。因此,Buen Vivir 將成為市場社會估值模式的根本對立面:對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的肯定,正如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材料理論家可能構成的區別。所以,Buen Vivir 不僅意味著努力採取後增長的邏輯,而且還是個後資本主義經濟理性。

總之,應該將 Buen Vivir 理解為以非西方本體論為基礎的現代性批判,包括那些通常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脈絡是殖民地,和歐洲中心主義的全球力量模式的危機中。在理論發展方面,Buen Vivir 從批判理論,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文化,種族和性別研究以及政治生態學中汲取了多種見解。但它的歷史相關性主要來自社會運動的生活經歷,特別是原住民運動,它們將他們的思考和承諾轉化為一套理想來指導他們的抗爭。Buen Vivir 也一直避免物化,這一概念的流動性構成了其對其他類似烏托邦式建議的的巨大優勢之一。

Buen Vivir 也被連結到了新的實用的概念,這主要是關於在抗爭中遇到的挑戰。一個例子是 Kawsak Sacha 或生活森林的概念,這是厄瓜多爾亞馬遜河流域的 Sarayaku 原住民所創造的。該想法的誕生是為了應對其土地的石油開採威脅,去培育社區的「生命項目」,作為自21世紀初以來掠奪開發模式的替代方案。幾年後,Sarayaku 在 2015 年 COP 21 巴黎氣候峰會上以及隨後於 2016 年在夏威夷舉行的 IUCN 世界自然保護大會上提出了 Kawsak Sacha 想法。

Buen Vivir 不僅僅重新激發了「祖先世界觀」,儘管它確實從原住民人民的歷史記憶中拯救和振興了幾個傳統元素。相對的是,這個概念堅持非常進步的思想和實踐,不斷適應現

實的麥動,在這種麥動中,勞動和自然的永續是核心。來自全球北方以及全球南方的學者和運動家的一種典型錯誤是認為 Buen Vivir 是新時代的靈力,像是原住民及群聚集在滿月下打鼓,世界則在他們周圍坍塌。通過這種玫瑰色的理性實用主義視角來觀察 Buen Vivir,無意中促使這個概念的非政治化,這種提議是以其最純粹的形式,是一種本質上的政治挑戰。

諸如此類的解釋性錯誤,以及某些政府將其原則的去政治化共謀作為一種專門用於國家邏輯的理論,已經使 Buen Vivir 成為一項激進的改革主張。在厄瓜多,其中 Buen Vivir 自2008 年以來一直是國家憲法的一部分。儘管核心具有變革的潛力,但在政府的特定政策下,Buen Vivir 的所屬權與在南美洲所謂的「粉腐敗醜聞時,最終官僚系統耗盡了其對厄瓜多敗醜聞時,最終官僚系統耗盡了其對厄瓜多致會的治理能力。然而,這種巧妙的反政治實驗的短暫挫折,刺激了多個選民之間必要的批判,更新,和學習。這些選民繼續認同並相信。最後,這些諸眾將會對 Buen Vivir 作為他們鬥爭中的哲學和政治工具的未來進行發言。

來信寄給 Mateo Martínez Abarca <abortocronico@gmail.com>

> 阿拉伯世界的另外的 未來

Abdelkader Latreche, 社會學家和人口學家、卡達/阿爾吉利亞



▲測,探索,塑造阿拉伯世界的未來是— 「項非常具有挑戰性和艱鉅的任務。它具 ▶有挑戰性是因為其涉及對國家的未來, 而要去將國家的過去的輝煌與現今的苦難分 開。這些是傳統 (gadim) 和現代 (jadid) 之間的 永恆辯論,也是尋求更美好未來的破裂和連續 之間的永久辯證。這種尋求新的「阿拉伯國家」 神話的是「很難的,因為自十九世紀以來阿拉 伯國家一直處於改變狀態:去殖民化後,民族 國家的建立,出現了由分裂和衝突以及尋求改 變 (taidid) 所引起的不同類型的危機。通過解放 的革命,求變(現代主義)的一方反對傳統主 義,斷裂因此而生。這也是為什麼阿拉伯國家 總是表現出弱的樣子,也希望一切重來,特別 是其發生的革命中,就像是歐洲十九世紀的革 命,之後就是不希望歷史重演,其像徵必須被 摧毀。相比之下,未來是變化,破裂,和現代 主義的代名詞,這正如十九世紀阿拉伯復興運 動中所看到的那樣,所以該運動譴責阿拉伯社

在阿爾及利亞的抗議活動,一張標語寫著:「你偷了一切:我們的身份,我們的歷史,革命,我們的獨立,我們的資源,我們的過去和現在。 但你永遠無法偷走我們的未來。」照片: Abdelkader Latreche。

會的停滯不進,並摧生了新的現代政治空間。

阿拉伯國家的獨立之前和之後,阿拉伯人,阿拉伯國家,阿拉伯國家的未來等的概念一直存在於阿拉伯思想、政治運動、和政黨之中。要了解這個運動,我們不能脫離阿拉伯國家的當代歷史,特別是文藝復興運動 (Nahda),去殖民化,現代化,新民族國家的建立,因為這與阿拉伯統一的概念完全相關,也和幾十年的阿拉伯共同運動息息相關,也存再於阿拉伯夢想相關各種文學著作,藝術,體育等其他領域之中。顯然,阿拉伯人未來的想法跨越了世代,變得更具挑戰性。

> 另一個未來

獨立建國以來,阿拉伯國家通過建立和採 用新的制度,法律,和立法框架,以及各種國 家和區域發展政策,去進行國家管理現代化。 這些現代畫室需要動員大量國家資源的,而且 都依賴一個主要的財富來源:石油或天然氣, 以其旅遊業或農業。第一產業的危機,像是石 油和天然氣價格的波動 ,都造成財務的赤字, 讓公共投資卻步,從而導致經濟和社會的危 機。所以,阿拉伯經濟的特殊性,以及其對一 個部門的完全依賴不能再繼續下去,否則只會 惡化;因此,阿拉伯國家必須用不同方式管理 其經濟,並改變使用資源的方式,特別是使用 石油和天然氣。要帶來這種變化,即「大破」, 需要經濟的多元化, 擺脫對石油和天然氣的 依賴,提高製造業的價值,並在地化。此外, 也必須消除性別,年齡,宗教,種族,以及經 濟,社會,區域和部落歸屬等所有的排斥。總 之,阿拉伯國家未來的穩定是需要其政治制度 的改革和現代化的,這是為了讓所有人口能夠 參與,並打破社會領導(président à vie)的概念, 因為這種概念在整個阿拉伯政治中是主流。然 後也要提高國家政治制度的效率以,以及現代 化和專業化;這些需要被賦權,給予自主性。

阿拉伯的「替代」未來也涉及通過採取加強地方(個人或團體)計畫的戰略去破壞,打破傳統,以創造參與經濟,政治的「新公民」社會。這種參與需要通過建立多元自由和自治的社會,以及專業的民間社會,讓不同群體參與其中,例如企業家,專業人士(律師,工程師,教師),學生,年輕人等。另外,也需要就制定國家政策進行一般性的辯論。這並是代表著國家治理能力的降低,而是非政府合作夥伴的有更多的參與機會,以便建立一種包容民主的治理形式,從而強化治理與被治理之間的關係。

這種行為和思想的大破還涉及對治理的類型和模式以及阿拉伯國家婦女地位進行負責任和勇敢的討論,要避免一切形式的民粹主義。還有要冷靜理性地討論伊斯蘭教在社會中的地位,以便重新肯定其在國家內的核心地位。

到21世紀末,阿拉伯國家的未來不會完全依賴於制度的斷裂,因為還將取決於阿拉伯人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這無論是作為國家還是作為地區,都是重要的。他們是否永遠只是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商,以及各種消費品的進口商?阿拉伯地區是否會成為衝突和戰爭的地區,生產越來越多的難民並將人們排除在外?或者,阿拉伯國家是否會形成一個穩定的地區,沒有衝突和流離失所者,並且擁有強大的社會保障和良好的教育和衛生體系?新的阿拉伯世代將在工業,醫學,技術和科學方面產生什麼影響?他們的貢獻是什麼?

不同制度和行為的斷裂的相互作用應與阿拉伯國家在世界上的新角色和地位的出現和演變同時發生。這不需要特殊的立法,也不需要去相信另一個阿拉伯世界的可能,因為這可能是阿拉伯人討論未來的起點。這一未來不僅限於政治改革和統一,而是旨在根據阿拉伯國家的務實,根本和共同利益,維持穩定,預防和解決衝突,繁榮,安全,區域間交流和合作。

21世紀末阿拉伯人的未來必須從現在開始 規劃,以便後代繼承新阿拉伯世界的基礎,這 些基礎必須在內部啟動和設計,而不是從外來 進口。這不會完全和過去的所有成就斷裂,因 為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阿拉伯國家經歷了巨 大的變化,這些應該被用作建設未來的基礎。 現在我們必須將未來視為優先事項,以避免重 蹈覆轍。

阿拉伯人以及他們的鄰居和朋友所渴望的

的阿拉伯新世界是多元的。斷裂之處,必須 通過對話和交流,而不是通過暴力和排斥來展 開。這是當代和未來阿拉伯人最重要的挑戰之 一。因此,阿拉伯人的未來必須成為今天所有 阿拉伯人的優先關心事項。■

來信寄給 Abdelkader Latreche <ablatre@yahoo.fr>

>污名如何限制了政策

南非拾荒者的例子

Teresa Perez, 開普敦大學, 南非



南非廢物收集協會。 版權:SAWPA。

在開普敦待了七年後,上個月我打包完了最後一箱東西,搬回了英國。我把不了最後一箱東西,搬回了英國。我把不要的東西放在我家外面,一小時之內就消失了。拾荒者收集,分類,出售我的東西。這對我來說相當迅速又省事,大大減少資源的浪費,同時創造收入給其他人。但是對於其他鄰居來說,我用這種方式會把拾荒者引來,這是不負責任的,因為這些人亂花錢,喝酒吸賭等等。幾個星期後,社區守望隊就會對隔壁偷竊案認為:這些所謂的「拾荒者」是犯罪分子的眼線。

這種兩極分化的態度,我們可以從政策尚未克服拾荒者所面臨的污名化的角度來理解。 負面刻板印象會讓廢物收集有可能無法成為 「綠色工作」,或者讓廢物收集者無法成為回 收行業的僱員。「拾荒者」一詞具有負面含義, 導致有「廢物回收」之類的其他詞語。我對「拾 荒者」的使用與南非廢物收集者協會 (SAWPA) 和全球聯盟使用的語言相呼應。我們要為拾荒 者們追求更好的工作條件。但是,至今對於應 該支持廢物收集者的工作情況 (如果有的話) 到什麼程度沒有達成任何共識。

> 政策和形象

在不同政策和地區之間的各種立場加劇了 拾荒的模糊地帶。全球上,廢物收集屬於國際 勞工組織的「有尊嚴勞動」議程。廢物收集者 被描述為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一 環。這意味著廢物收集者是全球南方綠色經濟 中的潛在勞動者。與全球北方,其有時被稱為 自由業者或垃圾筒專家不同,廢物採集者也與 環境運動不一致。拾荒者很少被視為是積極的 職業選擇,而是與沒有選擇的。這張圖片在具 有重要意義。一方面,政府可以選擇採用更多 勞動密集型方法來減少可能使用拾荒者的浪費,但這表明貧窮程度很高。另一方面,他們可以採用技術解決方案,例如「廢物轉化為能源」,仿效現代歐洲方法,但創造更少的就業機會,不太可能被目前作為廢物收集者的人的就業選擇。

開普敦成為2017年非洲第一個大型垃圾 焚化爐的火力發電廠的所在地。鑑於電力短缺 以及在撰寫本文時經常的斷電,國有化公電力 供應業者 (Eskom) 是好的選擇。好處是,工人 (大約80人)不必在垃圾場撿垃圾。事實上, 這與其他幫助廢棄收集者組建合作社的地方政 府不同,在開普敦,在垃圾掩埋收集垃圾是非 法的。這隻所以是可能的,是因為儘管國家立 法(「廢物法」)規定地方政府必須制定廢物管 理計劃,但實現零浪費的方式完全由當地政策 制定者自行決定。在努力想成為「世界城市」 的地方,現代化形像對於吸引外國投資非常重 要。例如,為舉辦 FIFA 世界杯等活動做準備, 街道垃圾回收機就被拆除,任何垃圾回收往往 被官員視為自願的,但是並不鼓勵的,因為居 民的抱怨,而且特別是在歷史上「白人」的郊 區,居民會將垃圾與犯罪聯繫起來。

> 居民的觀點

綠色工作的擴張並需要有公眾參與,路邊 垃圾收集的成功依賴於居民將他們的垃圾分 類,並隊垃圾回收者邦他們的家庭垃圾進行垃 圾分類感到高興。目前,垃圾拾荒者努力將自 己塑造成一種勞工,以及公共服務的形象。但 是人們懷疑這些人的來歷,以及其動機。若單 就外觀,廢物收集者與貧窮流浪者沒有什麼不 同,通常被標記為「bergies」,人們認為通過 垃圾箱是一種和與朋友和家人斷絕關係的人們 的最後手段,也就是那些「正常」人們在需要 時可以依賴的關係。廢物收集者的外表也會被 人懷疑。許多廢物收集者都有紋身,傷疤和其 他標誌,這些標誌可作為詆毀的符號。這使得 他們很難將自己呈現為更生人。相反,廢物收 集者似乎是怪人。缺乏互動的結果代表居民依 賴其他消息來源來去打量拾荒者。

富裕的郊區的私人保全建議不要把廢棄物 給那些拾荒者的作法是加深對這些人的偏見和 歧視;這也使得污名更加惡化。同樣,社區守 望隊無法分辨拾荒者人和入侵者。居民們與議 員一起建立社區巡邏隊,然後根據「種族」, 年齡和性別進行篩選,刪除任何被視為對安全和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居民的 Whats App 團體使用「BM」作為「黑人」的代號,好跟踪可疑的人。因此,拾荒者必須不斷協商進入街道和家庭垃圾場的方式。目前,拾荒者是不太可能被公眾視為服務工作者的。除了南非部分地區的政府支持以及宣傳以外,廢物收集者仍處於邊緣地位。因此,旨在幫助廢物收集者組建集體或成為僱員的政策,如南美洲部分地區在做的,並未納入那些被污名化的人。

由於全球和地方的政策不一致,污名是南 非廢物拾荒者的一個限制。工人的蔑視所造成 的普遍刻板印象受到歷史的加強,使他們無法 獲得參與綠色經濟所需的資源與支持。廢物收 集者被看成為流浪者,酗酒或吸毒,非理性, 以及是對富裕郊區的安全和保障的極大威脅。 廢物收集被視為落後的,骯髒的,並且是減少 浪費的無效方式。根據將廢物收集者和廢物收 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指示者的政策,其消極性 將持續下去。因此,在旅遊業和商業發達的城 市中,機械化的垃圾回收可能比勞動密集型的 方式更受歡迎。

來信寄給 Teresa Perez

<tpz031@googlemail.com>

> 適應氣候變遷

辛巴威小農的例子

Christopher Mabeza, Zimbabwe Open University, 辛巴威

辛巴威農村小農的計畫核心是一種實驗的精神。這些計畫也表現出他們的堅韌不拔。可是這些創新卻是通往死胡同,無法解決小農的生計問題。他們需要其他的解決方案,用一部分修復的方式去適應氣候變遷。因此,這意味著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而是多種解決方案的合作以應付氣候變遷的影響。

自遠古以來,辛巴威的 Shona 族已經慢慢適應了氣候變遷。他們是該國最大的族群。其為努力工作而自豪,唾棄懶惰。其仰賴大地去確保他們在桌子上有食物。他們的生計依賴於雨水灌溉的農業。在這些農民中,有些人已經成為農業專家並可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環境。這些有成就的農民在當地被稱為 hurudza。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農民被稱為 mutambanevhu (「玩」土壤的人)。他們是勇敢的實驗家,多數創新方案都以節約用水為前提。

集水越來越成為農民適應降兩變化增加的可行選擇。這可行的原因是在這些邊緣地區,雨水來的快,去的也快。在辛巴威農村的一位世界聞名集水專家:已故的 Zephanaih Phiri 因其集水技術而獲得國家地理獎。他收集的水在是從他家附近的一塊岩石露頭上流下來的。他

說,「我已經嫁給水和土地了,這樣他們就不會私奔和逃家,我們是一個家庭。」這意味著他的創新點子防止土壤侵蝕,確保他收集到大部分水去用於灌溉他的作物。大多數小農戶收集流水,將其引導至他們在家中建造的小型水壩(見圖1)。他們用水做市場園藝。其他自稱為「侵蝕殺手」的人在溝壑上築起一堵牆,從而將其變成一個小壩,也用於市場園藝(見圖2)。通過這樣做,他們遏制了溝壑的侵蝕。

在辛巴威的一些農村地區,NGO 團體啟動了保護性農業(CA)的計畫去幫助農民適應氣候變遷。CA的想法是對土壤產生最少的干擾已達到水源保護。大多數實行CA的農民都使用草覆蓋法(見圖3)。一些創新的CA農民使用舊罐子製作雨量計(見圖4)。

辛巴威農村的氣候變遷帶來了新的運動,即「藍色革命」。藍色革命是養魚業的運動。 魚類養殖比畜牧生產更「綠色」,因為它排放 的溫室氣體較少。令人振奮的是,魚類養殖正 逐漸變成辛巴威一些地區的主要經濟。小農在 會家中建造魚塘(見圖 5)。



1 小農的水壩去灌溉番茄。



2 小水壩是侵蝕的殺手

其他農民正在飼養放養的雞,或者我更喜歡稱之為「無國界的雞」。無國界的雞已經成為許多小農的一種流行的養雞策略。這些農民是基於這樣一種理解:對氣候變遷的合理反應是在其中尋找出路。一些農民養了多達 2000種無國界的雞,在鄰近的城鎮,特別是在首都Harare 出售他們的雞,那裡對有機的雞的需求量很大,因此,生意非常好,農民都希望增可以養更多的雞去出售。

積極的農民正在創造多樣化的生計選擇。



3 草被用來覆蓋



4 Shurugwi的保護性農業

他們收穫非木材森林產品,如 mopane 蠕蟲,當地人稱為 amacimbi(見圖 6)。 Amacimbi 是一種美味佳餚,有一定的市場。所得收入被用於購買食品並支付學童費用。

小農在氣候變遷適應論述中扮演關鍵角 色。他們比政策專家更了解他們的環境,是關 鍵的知識寶庫,可以用來幫助社區適應氣候變 遷。政策制定者需要小農們接受這些創新的想 法。

圖片來源:Christopher Mabeza

來信寄給 Christopher Mabeza cmmabezah@gmail.com



5 小農的池塘



6 amacimbi蟲

> Erik Olin Wright: 實存烏托邦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美國



Erik Olin Wright談「時存的烏托邦」。羅莎 - 盧森堡基金會/ Flickr的

從哪裡開始?很難講。 Erik 本人喜歡 烏托邦思想的興趣可以追溯到 1971 年, 當時他是在 Berkeley 是一神論者,普 世主義神學院的學生,為了躲避兵役徵召,他 組織了一個名為「烏托邦與革命」的學生研討 會,討論美國社會革命性轉型的前景。然後, 他作為學生牧師在 San Quentin 州立監獄工作, 並加入了一個致力於監獄改革的活動組織。

這使他準備好成為了在輝煌的七十年代初的一名傑出的 Berkeley 大學的研究生,並成為當時頂尖的知識分子之一:將社會學重塑為馬克思學說。因此,Erik 的論文挑戰了主流社會學,這不是出於意識形態,而是出於科學理由。他證明了重建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定義可以比現有的階層化和人力資本理論模型更好地解釋社會人口的收入的差距。

在他挑戰社會學的同時, Erik 也在重塑馬

克思主義。中產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馬克思主義一方的荊棘,中產階級應該解散,但是越來越大。 Erik 與 Luca Perrone 一起用「矛盾的階級地位」的概念來解決這個難題。有三個矛盾:小資產階級和大規模資本之間的小雇主;資本和僱傭勞動之間的監督者和管理者;僱傭勞動者與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半自僱員。

Erik 於 1976 年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擔任助理教授,開始其階級分析的研究。由於當時的社會調查並不是在創造新的階級類別,於是他執行了自己的全國社會調查,旨在測量其階級類別。在這個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其的思想很快被傳播開來,於是很快他就組織了其他十幾個國家的團隊,進行了同步調查。

如果有一個貫穿他的學術工作的主軸,那就是通過他的生活哲學:決心。這不僅需要在

理論和實證研究之間密切的來回對話,還要深 化其經驗分析的內在邏輯。我們可以透過他的 書來追溯他的思想演變,從「階級,危機,和 國家」(1978) 開始,緊接著他的論文「階級結 構和收入決定」(1979) 的出版,然後到了更深 層次的轉變。他採用了 John Roemer 在階級上 的剝削概念 (1985),以及他在「對階級辯論」 (1989) 中對他的批評者的回應。

1981年,Erik 加入了一群精英的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其中受到哲學家 G.A. Cohen 和 Philippe van Parijs,以及經濟學家 John Roemer 的影響最大。他們開創了「分析性馬克思主義」,更通俗地稱為「不廢話的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在對彼此工作的無限制批判。

雖然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對烏托邦思想 過敏,但在 1989 年之後,政治的現實要求了烏 托邦的思想。 Erik 接受了挑戰。他直接反對新 保守主義的想法,通過提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 案,提出了社會主義綱領,但在資本主義社會 中發現了其思想的實證。

新計畫開始於 1991 年,也就是蘇聯解體的那一年。Erik 舉行了一系列會議,討論「實存烏托邦」,不是空談的理想,而是在現實社會中可以找到的真正的替代世界。會議主題包括民主,市場社會主義,參與式民主,普遍收入補助,和性別平等。這些會議論文發表在 Erik編輯的系列叢書中,最終以他自己的大部頭巨著「Envisioning Real Utopias」結束。

Erik 將社會學交回給其發明人 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的手中,這些人把理論建立在道德價值上的興趣少於今天的專業學者。 Erik 明確地將社會學的研究定義為理解實現這些價值觀

的制度可能性。

Erik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發現這些真正的烏托邦對運動家非常有吸引力。他花了很多時間環遊世界,與那些熱衷於將他的意識形態和知識框架與他們自己的研究聯繫起來的團體交談。因此,他開始以一種方便呈現的形式去實踐實存的烏托邦,消除了學術聒噪的混亂場景,寫了一個他稱之為「如何成為 21 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的反資本主義小冊子。

那些在民間社會的戰場中的人們聽到這個 正面的消息可謂相當興奮。他是一個知識分子 正在向民間人士的看不見的工作致敬,反對資 本主義,不論是忍受侮辱和報復。

Erik 給我們留下了一種思維方式和一種存在方式。我直說好了,我知道沒有人比 Erik 更清醒,更有力,更快速,更輕鬆地思考,沒有人可以像他尖銳地剖析任何問題,任何論文,任何書籍。我們望其項背,但我們可以從他中獲得靈感,在他的地圖的引導導下跟隨他的步伐,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重創造前進。

註1: 這是發表在Jacobin (1/2019)的簡短版本。 原版本可以在這找到。■

> 紀念 Erik Olin Wright

Michelle Williams, University of Witswatersrand, 南非

將 Erik Olin Wright 視為導師,合作者, 朋友,以及同好。對他的稱讚主要放在 其知識上的貢獻,優秀的指導學生能 力,對超越資本主義所作的努力,以及對馬克 思主義的貢獻。雖然我也都同意 Erik 的這些方 面,我這裡則要聚焦在 Erik 作為一個人文主義 者的這一面,他有許多奇特的激情,有感染力 的想像,以及對人類創造性的熱情。

我在20世紀90年代末第一次見到Erik, 他每年都會拜訪他最親密的朋友Michael Burawoy,而 Michael 是我的指導老師(我在 Berkeley 大學讀研究所)。我們的第一次談話 中,Erik 對我說,「你知道我是你的叔叔嗎?」 我回答說「真的?」我不懂。然後他就解釋說 Michael 是我的學術上的父親,而他是 Michael 的兄弟,所以Erik 就是我叔叔了!我立刻覺得, 這就是他將我融入他的世界的方式,也是 Erik 熱情地擁抱他人作為他家人的一部分的方式。 他總是可以將人融入其網絡,像是建構出來血 緣關係那樣。而從我認識 Erik 以來,我們無話 不談,無論他是在解釋理論建構和概念建構之 間的區別和難處,或是我們對南非和 Kerala 共 產黨的討論,或者關於什麼讓反資本主義的運 動成為可能,還是分享我們最喜歡的非小說或 小說,甚至戲劇(他喜歡南非政治戲劇),或討 論食譜和如何讓他的喜歡的雞肉 Coq au Vin 融 入道素食中(他稱之為 Cogless Cog au Vin - 在 我試吃之前可是說相當懷疑哪!)。Erik 總是熱 情,開懷。他對 Berkeley 的年度訪問讓 Michael 學生相當歡樂,因為Erik總是會做出美好食物, 並邀請我們去 Michael 的公寓 (學年度結束剩餘 時間我們總是不得不把食物帶到 Michael 公寓, 因為他不會烹飪)。

另外,我與 Erik 的聯繫加深了我們對尋找 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承諾,特別是與合作社, 以及我與合作夥伴 Vishwas Satgar 探討的團結經 濟。不過,雖然我們同意具體的替代方案思考 的重要性,但我們並不總是同意所有的細節部 份,而我經常不同意他的尖銳分析取徑,介紹 文化觀念,意義生產的重要性,以及現實的混 亂。但 Erik 從不感到挫折或不滿,而是喜歡創 意的討論,甚至設法讓我覺得他沒有不同意,但也沒有同意。他很慷慨,我知道他至少有兩次寫信給作者 Rhhinton Mistry 和 Zakes Mda 去感謝他們的政治小說。當他在約翰尼斯堡的一次訪問中看到 Mda 的「月亮垂死的吶喊」時,他幾乎流淚,並直呼這是他看過的最好的戲劇。

雖然我在 Berkeley 認識了 Erik,過去二十年裡,我們友誼的建立卻是透過前往許多遙遠的地方旅行: Kerala, Barcelona, Goteburg, Buenos Aires, Padua,他還去過南非三次。我們第一次遠方的見面是在 2000 年在印度 Kerala (我剛開始在 Kerala 進行田野)。在 Kerala,我認識到 Erik 如何與各個年齡的人交朋友:有一次,他

「Erik 始終是一個熱心,仁愛,熱情洋溢的人文主義者,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學者。」

對著在農村的一個山區村莊裡的一群學童唱著「她將要下山」。也許我最喜歡的一次是 Michael 和 Erik 都在約翰尼斯堡的那次,當時我們三個人一起共進晚餐時,我有幸地看到他們兩個人在一個多小時內就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很深的辯論,內容不但有趣,而且參與方式也非常有趣。 Erik 的冷靜是很深遠的!事實上,Erik 的情緒似乎從未受到太多其他因素影響(包括睡眠不,不適或疲憊)。我的經驗中,Erik 始終是一個熱心,仁愛,熱情洋溢的人文主義者,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學者。 Hambe Kahle Erik!

> 把性別和不平等連結地來:導論

Birgit Riegraf, Paderborn University, 德國, ISA女性、性別、社會研究委員會 (RC32), Lina Abirafeh, 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黎巴嫩, Kadri Aavik, Tallinn University, 愛沙尼亞, University of Helsinki, 芬蘭









平等不是個人私事,而是需要在結構,政治,社會和經濟層面處理。 照片:Nguyen Hai Ha / Flickr。

別和社會不平等是社會學、性別研究、和無數其他學科的研究的關鍵領域。這些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共同發現是:女性佔了全世界貧窮人口和邊緣化群體的很大一部分。根據 2018 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不平等報告,若要縮小全球經濟性別的差距,可要 202 年的時間。

經濟不平等有多種形式,例如,根據 2018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只有 41% 的受訪國家的 女性能擁有土地。在專業領域中,只有 34% 的 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女性在非正規經濟中的 角色也是一種挑戰。女性佔非正規經濟部門的 大多數,她們在無償工作上付出的勞動時間是 男性的兩倍。由於非正規經濟不受管制,女性 特別容易受到剝削和虐待。透過有意義的政策 改革,我們可以顯著改善其中許多的面向。也 就是說,女性是他們自己最好的倡議者。可是 她們在政治上仍然缺乏代表性。在接受調查的 149 個國家中,只有 17 個國家的女性擔任國家 元首。此外,全世界只有 18% 的部長和 24% 的議員是女性。

儘管有些國家實現了更廣泛的性別平等, 且取得很大進展,但在女性的各種交叉身份基 礎上,例如種族,階級和性氣質方面,女性的 機會仍然存很低。雖然一些享有特權的女性從 這一進步中受益,但其他女性繼續生活在不穩 定的條件下。在個別國家內,不同社會和文化 脈絡下的女性,其差異也正在增加。這些差異 對社會保障和女性機會有重大影響。例如,根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美國的孕產婦死 亡率相對較低,在接受調查的 182 個國家中排 名第 54 位。然而,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管制中心的資料指出,黑人女性的孕產婦死亡 率是美國白人女性死亡率的三倍多。

雖然許多州繼續取得進步,但速度各不相同。全球上的性別不平等差距,其中以中東和

北非是差距最大的區域,但是其改善女性社會 地位的進步率卻是要優越於北美地區的。根據 統計,南亞可以在70年內縮小性別不平等, 北美,中東和北非差不多要一個世紀。然而, 當進一步審視該地區時,人們可能會問,其統 計數字對於緬甸流離失所的羅興亞女性是否具 有長程的意義,因為其遭受到種族清洗的對 待,生活在極不穩定的環境中。諸如此類的案 例迫使我們質疑我們是如何界定和衡量有關性 別不平等的進展的。

本期全球對話闡明了性別和社會不平等如何相關,以及如何形成的相當大的社會空間差異,目的是為這些不同的社會動態提供一個反思起點,並為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創造空間,期望對女性的社會地位的政策制定產生影響。

Liisa Husu 認為,儘管全球女性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職位越高,越少女性,則此趨勢就越惡化。在她的「研究經費的性別挑戰」中,從歐洲和北歐國家的角度討論了代表性不足的影響。

Blanka Nyklová 在「挑戰捷克的性別平等」中概述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保守主義如何影響中歐的性別和社會不平等,特別是捷克。她利用扭曲解放的概念來解釋女性所爭取的特權如何進而犧牲其他女性。

在「堅持與變革:美國的性別不平等」中, Margaret Abraham 討論了我們如何分析美國爭 取平等的成功,以及怎麼理解這過程中所遇到 挫折。她認為,這些平等和正義的成就不是不 證自明的,而我們必須在社會行動和社會學分 析中有所進步才行。

Lina Abirafeh 在她的文章「阿拉伯地區的性別和不平等」中探討了阿拉伯國家的性別不

平等。該地區長期經歷了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安全,加上社會文化障礙和根深蒂固的父權體系,情況只有更糟。 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逆轉抵銷性別平等的進步成果。阿拉伯如果沒有性別平等,那不會有和平繁榮的未來。

Nicola Piper 的文章「亞洲論述脈絡下的性別勞動和不平等」研究了亞洲的性別化勞動和不平等,並指出其持續的人口遷徙已成為學者和運動者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女性移民集中在被女性化的場域,沒有權利和保護。他們的遭遇的挑戰和脆弱是亞洲性別不平等的核心。

在他的文章「IPSP:社會進步之一些性的別反思」中,Jeff Heam 反思了國際社會進步小組 (IPSP) 報告的撰寫過程和結論。他報告中提出了關於如何概念化性別的建議。■

來信寄給:

Birgit Riegraf birgitt.riegraf@uni-paderborn.de
Lina Abirafeh lina.abirafeh@lau.edu
Kadri Aavik kadri.aavik@tlu.ee

> 研究經費的 性別挑戰

Liisa Husu, Hanken School of Economics, 芬蘭, Örebro University, 瑞典, ISA科技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23), 女性、性別、社會研究委員會 (RC32)

術界中,性別不平等是一個長久以來的 全球性問題。只有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員 是女性。職位越高,女性越少,這長久 以來持續存在著。儘管女性在全球高等教育方 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多數教授都是男性, 符合最近的歐洲和北歐統計數據所指出的,對 教授的性別平等的趨勢的變化速度非常緩慢。

> 研究經費有性別中立嗎?

獲得研究經費不論對學術中的女性或男性研究者來說,都是關鍵的。多數國家,這意味著尋求外部研究經費的能力,因為這通常都是通過激烈的競爭而取得的。對研究經費的性別面向之研究並沒有發現在所女性獲得研究經費的比例降低,而是描繪出了一個更複雜的固像,與研究人員,研究團體,大學,資助單位,研究內容,以及政策都習習相關,也與經費分配,經費審查把關者,同儕審查,資助組織,管理,政策和實踐,以及如何去定義優秀與傑出是有關的。最近的研究發現,若要有性別和研究經費分配的改善,那就要以更廣泛和更全面的方式批判性地審視整個研究經費的周期。

對研究經費中性別面向的理解包括整個經費問期以及性別的影響:沈請行為(申請者),申請人總體(有資格申請者),研究團體的構成,經費方式,申請人的指南,資格標準(年齡或職位),評估標準,評估程序,評估的潛在偏見,同儕審查者的招聘,同儕評審的過程,成功率,應用和分配的經費數額,研究內容,經費資助者的政策聲明,性別平等,籌資系統的總體透明度,性別的統計數據以及獲得經費的長期職業影響有關。

而大家特別感興趣的是所謂的卓越經費補助方式:傑出中心,不同的傑出卓越計劃,傑出的教授等。最近的幾項實證研究和監測表明,這些卓越政策讓男性比女性研究人員受益更大,這即使在瑞典等性別平等總體標準較高的國家也是如此。

正式和非正式的學術網絡在追求經費補助 方面是發揮著重要作用的。許多領域的研究經 費是補助團體,而不是個人。在這方面,學術 網絡的性別因素和融入研究環境的研究具有高 度相關性。

>歐洲的經驗

研究經費是國家和地區研究政策中的關鍵 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作為政 策問題,在歐盟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的國家政策 中,研究經費中的性別問題已經被提出。自20 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盟的研究經費是一 種「框架計劃」。第一個歐洲框架計劃顯然缺 乏社會科學,除了對科學技術的輔助,沒有其 它的了,其並且對性別問題保持沉默。只有第 四個框架計劃 (1994-1998) 開始才補助社會科學 研究的經費,並且性別問題開始在議程上被提 出,並且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逐漸擴大, 從最初處理「科學中的女性」到審視學術研究 中的性別,包括研究內容中的性別面向,以及 關注研究人員和研究團體,還有審查者的性別 平衡。在歐洲研究區(ERA),性別平等是五個 優先事項之一。 這涉及三個問題:研究團隊中 的性別平等,評估者之間的性別平等,以及研 究內容中的性別面向。

歐洲政策工作的一部分是 2009 年第一次對

「政治意志的擁有或缺乏在公共經費資助組織如何優先考慮性別 平等和解決研究經費中的性別問題,是有著重要作用的。」

33 個國家的性別和研究經費進行的系統評估。 它發現整個歐洲在國家研究政策和國家資助機 構如何處理性別問題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包括 「相對不活躍」,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研究經費 在許多國家的性別監測,各種主動措施,監測 和在少數國家,包括北歐地區,積極參與促進 國家籌資系統中的性別平等。

歐洲研究委員會 (ERC) 的總部成立於 2007年,其宗旨在為任何學科和任何國家的青年,中期,和資深研究人員提供研究經費,其預算為 13.1 歐元 (2014 - 2020),然而,儘管歐盟研究政策中存在性別面向,但 ERC 在最初在其治理原則中也缺乏性別平等。當 ERC 最終開始按性別去考慮其經費分配時,結果發現,在 2007到 2013年,男性的成功率為 30%,女性為 25%,這是剛開始階段的計畫,而高級經費申請成功率則為:男性 15%,和女性 13%。只有在一個領域在起始階段沒有性別差異:物理和工程科學,這是一個男性主導的研究領域。在傳統上有許多女性的領域,例如生命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結果發現了男性的成功率有明顯差異。

政治意志的擁有或缺乏在公共經費資助組織如何優先考慮性別平等和解決研究經費中的性別問題,是有著重要作用的。例如,北歐社會在國際性別平等中排名很前面,在全球創新指數中也很前面。性別平等在研究政策的制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特別是在挪威和瑞典。在瑞典,公共經費研究資助組織,像是瑞典研究理事會和國家創新機構 Vinnova,都有政府政策規定將性別問題納入討論。在評估發展方面,瑞典研究資助者不僅在資助委員會會議上

紀錄統計數據,還使用性別觀察員等質化社會 科學方法去評估。

自21世紀初以來,在芬蘭,挪威,和瑞典,公共研究資助委員會的性別平等已成為一項被實現的政策目標,但在許多歐洲國家,委員會仍然被男性把持。經費籌備委員會的性別平等不單單是一個代表性和公正性的問題而已,在這些把關位置中的性別平等也相當重要,因為它提供了關於經費資助系統如何運作的內部知識,並促進了相關人員的網絡。■

來信寄給 Liisa Husu liisa.husu@oru.se>

>捷克的性別不平等

Blanka Nyklová, Institute of Sociology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 捷克



MASARYKOVA UNIVERZITA FAKULTA SOCIÁLNÍCH STUDIÍ



Bmo被解散的性別研究中心。

年我們慶祝歐洲解除鐵幕 30 週年,但也是新自由主義被看成民主的唯一方式的 30 年。民主被視為一種精英政治,解除了以共產黨身份為基礎的前權力結構。這一時期的媒體讚揚精英主義,並把不平和不公平歸因給個人,然而,捷克目前的總理在 1989 年之前是一名秘密特工,他和大多數捷克億萬富翁一樣,通過私有化將他 1989 年以前的特權轉變為經濟資本。同時,惡法讓近十分之一的人口陷入債務危機,大約有 7 萬名無家可歸者和 12 萬多人面臨失去家園的危險。這裡我概述了 Central European Visegrad Group 國家社會/性別不平等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的後果,特別關注捷克。利用性別研究,我進一步探討了這種治理性在對於平等和正義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概念捷徑,解釋了當今全球化世界中不平等的原因,包括性別不平等。因此,新自由主義被理解為擁抱自由市場,作為生活各方面的最終決定因素。批判理論試圖通過檢視其在相互關聯領域的機制去避免這種簡化。1998年法國人類學家布迪厄將新自由主義與集體破壞和勞動力聯繫起來,在削弱個人抵抗全球資本力量的能力。近二十年來,英國文化理論家 Angela McRobbie 一直關注的是將一個人的生命接近經濟賦權的文化象徵,例如文學和電影人物 Bridget Jones,以及這些如何影響年輕女性的生活。美國政治理論家 Wendy Brown 關注市場邏輯的影響,社會生活的經濟層面,還有民主制度的政治合理性。

>Visegrad 德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和性別

上述那些學者使用了具體的例子進行討論,但他們經常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理論背書,導致有呼聲要進行脈絡化的研究。Visegrad 國家提供了一個實驗機會,觀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組織的差別執行後果,和如何促進民主化。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新自由主義的地緣政治批判性研究數量不斷增加,我們看對性別不平等及其轉型的分析指出,現代性解放帶來了Zuzana Uhde 所謂的「扭曲的解放」,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女性群體的培力因為商品化而犧牲了其他女性,像是照顧工作。扭曲的解放不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在不了解資本主義的情況下,進一步惡化了不平等。

在捷克,女性議員有 20%;性別工資差距為 22%,這之中若是相同企業的相通職位為 10%;女性佔了 98.5%的請育兒假的父母的比例;單親家庭 90%是母親。自 1989年以來,女性經濟越來越不穩定,處於貧窮的危險中;老年女性更有可能貧窮,經濟和社會不平等在該國的特定地區與種族 / 移民身份交織惡化。更重要的是,捷克 Visegrad 國家的性別文化以保守主義和性別歧視為首,扭曲的解放不受到挑戰;女性的解放動的出現和努力甚至被歸咎於該地區的經濟困境。

研究性別研究的專家經證明了性別和新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如何相輔相成。 Radka Dudová 和 Hana Hašková 指出,1989 年之後的育兒假政策只是 1989 年之前設計的育兒假政策的延伸,作為再教育政策的一部分。 Libora Oates



Indruchová 和 Hana Havelková 聚焦於女性和女性主義運動對共產主義時代的解放政策的的貢獻,而 Kate ina Lišková 則指出在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的醫學論述中重新引入關於性的雙重標準,如果沒有該地區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理論,這些貢獻就不可能實現。

> 性別研究的命運

該地區性別研究的命運可能可以幫助於我 們對於理解在新自由主義下的民主國家內的性 別不平等。該學科的建立與美國和後來的歐盟 贊助者提供經費給在地女性主義者有關。 2004 年左右, 兩所主要的捷克大學引入了性別研 究,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義高等教育改革提供 了機會之窗,需要更多的學生人數。然而,同 樣的政治理性促進了最近不僅在匈牙利而且在 捷克所取消性別研究政策,這對在中歐性別研 究的能力產生了負面影響。正如 Wendy Brown 所聲稱的,新自由主義理性最終是規範性的, 市場邏輯的規則不是假設,而是以犧牲她人為 代價的制度。在一個性別保守的地區,我們是 很容易去拒絕任何像是共產主義時代社會工程 為不平等而做出的努力,新自由主義政治理性 首先與一些女性主義者結盟,包括性別研究。 匈牙利的性別研究禁令使用完全相同的政治理 性,但重要的是,它將其視為經濟(基於對勞 動力市場中性別研究畢業生缺乏需求),因此 也是非政治性的。這有助於反對可能的社會批 評,以及通過反性別運動獲得普及的政治目 的(這些是由 Agnieszka Graff 和 Elżbieta Korolczuk 在 2017 年描述)。在捷克, 2018 年關 閉 Brno 性別研究中心的理由是該中心並不「賺 錢」,不能吸引學生。

兩個案例之間的平行很驚人,雖然在匈牙利,當紀律被描繪為嚴格的意識形態而非科學時,政治變得明顯,在 Brno 案例,新自由主義政治理性在大學領導層未能解決其決策的道德問題時被制度化。要真正反對性別不平等,那

和新自由主義不合的研究和教育在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歐洲許多其他國家受到攻擊,。 照片:Christopher Dombres / Flickr。

在經濟方面,以及在容忍暴力和公眾人物和政治家對性騷擾的議題上,我們必須清楚其對新自由主義政治理性的內機制和邏輯。若我們要成功地反對新自由主義,我們就必須承認這些依賴關係,因為它們有可能削弱支持女性主義社會的批評力道,特別是性別不平等的規範邏輯的作用很大。自1989年以來的30年清楚地表明,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性注定無法消除不平等,因為實際上那是讓不平等惡化。■

> 美國的性別不平等

持續與改變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國, ISA前會長 (2014-18), 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本土性(RC05), 遷徙社會學(RC31), 女性、性別、社會(RC32), 和人權與全球正義(TG03)研究委員會



女性遊行和其他重要的抗議活動在2017年和2018年爆發,跨領域的團結起來。 miawicks9來自Pixabay

國的 2018 年 11 月其中選舉選出了創紀 錄的女性國會議員。這次選舉也是歷史 性的紀錄,因為美國選出了兩位美國 原住民女性,兩位穆斯林女性,第一位公開的 雙性戀,以及最年輕的女性議員。眾議院議長 再次由女性擔任。在 2019 年 2 月 5 日,Stacey Abrams 在一場備受爭議的州長競選中失利,然 後成為第一位提出民主黨對美國總統國情咨文 回應的非裔女性。她談到了解決種族主義,選 民威嚇,移民的重要性,並強烈批評川普總統 政府的關門,這造成了人們生活的痛苦。

在這些小的勝利,激發人們更加關注性別 平等和正義的運動。這些小小的勝利與長期的 集體抗爭歷史相聯繫,以打破霸權結構,並揭 示社會中存在的許多普遍存在且深深嵌入的壓 迫和不平等,制度,文化。小步勝利是希望的 象徵,但還不夠。我們必須繼續實現社會轉型 和結構改革。

> 美國的脈絡

儘管在國會中有更多的女性,但美國<u>性別</u> 不平等仍然嚴重。

- ·儘管媒體關注這議題,但薪資的性別差 距仍在持續,白人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 20%, 而非排人女性的收入更低於非白人男性。
- · 女性主導的職業,如兒童照顧,餐飲服務,在工資階上繼續處於較低收入。

- 男性構成了美國經濟中絕大多數的最高 收入者。
- 根據政策研究所對世界銀行指標的分析,女性的無償勞動量是男性的兩倍,包括了: 兒童照顧,老年人照顧,和家務管理。
- <u>男性的中位數存款</u>為 123,000 美元,而 2017 年為女性為 42,000 美元。
- 美國大學女性協會報告稱,黑人女性畢業時的債務高於其他任何族群。
- 美國人口普查發現, 非白人女性在全國的貧窮率最高。
 - 跨性別失業率是美國平均水平的三倍。
- 非裔美國女性的入獄率是白人女性的兩倍,非裔的入獄率是白人的五倍以上。
- 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說她們一生中經歷過性暴力侵害。

> 向前進

2017年1月21日,華盛頓有一場女性大遊行,數百萬人走上美國和全球各地的街頭抗議川普當選。這是女性主義運動和許多不同運動和團體多年來努力的延續:#BlackLivesMatter,# SayHerName,# MeToo等是例子。多年來,這些組織和其他組織已經幫助動員並使「交織性」(由 Kimberlé Crenshaw 發明術語)及其它概念成為主流。女性大遊行的規模表明了全球社會的集體力量,這可以對抗政府和社會中父權壓迫,以及對女性主義的仇視。

女性大遊行和其他的抗議運動可以作為組織和溝通改革的方式。這些抗爭在2017年和2018年爆發,站到了剝削系統的最前線。年輕一代利用技術和多種科技動員和解決關鍵的全球問題,同時使性別平等和交織性成為工具之一。這些不同的運動聚焦生育自主,性別,暴力,移民,勞工,公民,種族正義,言論自由,環境正義等問題。他們帶來希望,不畏懼挑戰。小步累機會成為一大步,所以大多數人集結後就會團結力量大。

研究和運動已經證明了性別不平等和壓迫 普遍存在。暴力對女性的侵害和性別不平等, 是權力不對等以及父權規訓的結果。性別暴力 是系統性的,深深紮根於父權制,但它的起源 和後果也是相互交叉的。父權制結構必須受到 挑戰。

改變的一種方式是通過交織方法來消除和解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和壓迫:種族,經濟,文化。這些是父權結構,實踐,和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認清並抵抗那些分裂我們的力量,因為那些迫使弱勢群體自相殘殺。我們需要新的方法來對抗那些破壞平等和正義的力量,避免整個地球毀滅。

在尋找替代方案時,多元敏銳的社會學觀點至關重要。社會學已經提出了關於性別不平等的精闢解釋,但還有很多需要我們關注的問題。社會學面臨的挑戰是認真考慮以下問題:如何激發社會學對平等的想像(包括在我們自己的學科和機構內)?有哪些理論和工具可以減緩不平等?我們如何不被收編,而是讓研究貢獻給不平等的公共認識?社會學能否與其他學科一起合作,為真正的平等和社會正義提供切實的解決方案?顯然,我們還需要更多小步勝利和更多的震撼彈,讓不平等消失。

來信寄給 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 阿拉伯的性別和不平等

Lina Abirafeh, 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黎巴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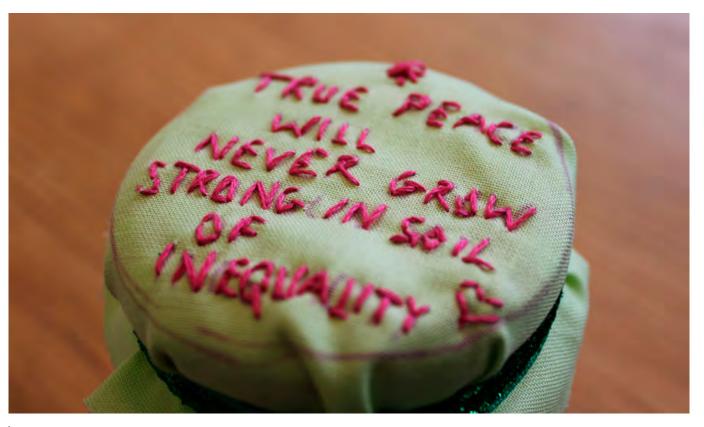


圖: Jasmine Farram.

然性別不平等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全球現實,但阿拉伯地區不僅面臨著最大的性別差距,而且還面臨著改善這種不平等的重大挑戰。該地區長期遭受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安全,加上社會文化障礙和根深蒂固的父權制度。這種組合阻礙了,甚至逆轉了性別平等的進步果實。

持續很久了的人道主義危機,像是在敘利亞,巴勒斯坦,葉門,和伊拉克,這讓情況進一步複雜化。該地區的不穩定正在成為新的常態。這些衝突破壞了社會保護傘,減少安全服務和得到支持的機會,流離失所的社區以及增加的脆弱性也給女性帶來了新的不安全感。在衝突時期,性別平等目標很快就會從議程中消失。

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提供了對阿拉伯地區性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資訊。該報告衡量四個方面: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政治培力。目前,全

球性別差距得分為 68%, 這意味著, 在全球範圍內, 仍有 32% 的差距可以縮小。中東和北非與性別平等的距離最大: 40%。

海灣國家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科威特,在經濟參與和健康方面的差距有縮小,但工資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卡達增加了女性的政治參與,其議會中的女性比例從 2017 年到 2018 年增加近 10%。

雖說在性別平等方面表現不好,但是沙烏 地阿拉伯縮小了工資不平等差距,增加了女性 的勞動力參與率。然而,像男性監護權這樣的 壓迫性制度仍然存在,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流 動性。

儘管黎巴嫩在議會中女性比例的進展很小,但約旦和黎巴嫩沒變。由於經濟參與率下降,阿曼的性別差距比往年更大。

在世界上表現最差的四個國家中,女性僅佔7%的管理職位,其中三個在該地區;埃及,沙特阿拉伯,葉門。在該地區的18個國家中,

有 12 個國家退步。按目前的速度,該地區需要 153 年才能縮小性別不平等差距。

> 性別不平等:黎巴嫩的個案

黎巴嫩是值得注意的案例。 2018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將黎巴嫩列為最差的對待女性國家之一。全球性別平等十個最差的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伊朗,馬里,剛果民主共和國,查得,敘利亞,伊拉克,巴基斯坦,葉門,黎巴嫩。 2016 年,黎巴嫩在 144 個國家中排名第135 位。 2017 年,該國下降到 144 個國家中的137 個。在 2018 年,黎巴嫩在 149 個國家中排名 140,落後於大多數鄰國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約旦,巴林。

黎巴嫩內亂獨斷,政治陷入僵局,經濟發生困境,使兩性平等議程陷入停滯。雖然該國似乎在表面層面培養了一個更加自由和進步的女性環境,但現實遠非如此啊。

黎巴嫩批准了主要的國際公約,包括「消除對女性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女性歧視公約」)和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次女性問題世界會議。該國於1998年以黎巴嫩女性全國委員會和2016年女性事務部的形式建立了全國女性機構。黎巴嫩繼續制定(雖然沒有經費或執行)國家女性培力戰略。儘管取得了這些進展,但該國在性別平等方面仍然落後許多。

一個是女性參與政治生活的程度仍然低的可怕。2017年6月,議會拒絕了黎巴嫩30%女性議會保障名額的提議。這對女性權力運動者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折。目前議會中只有六名女性擁有128個席位。黎巴嫩女性繼續以「黑人」的形式參與政治,作為前政治家的寡婦,而不是代表自己。因此,他們繼續再生產宗派利益而不是女性的利益,因此,進一步加劇了長期阻礙黎巴嫩的分歧。

儘管女性的識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很高,但在經濟參與和機會方面,性別差距仍然很相當顯著。 2017 年,女性約佔勞動力總數的 25%,這反映出黎巴嫩勞動力中的性別不平等。失業的成年女性比例是男性的兩倍。就業政策和法律都無法降低此一趨勢,且惡化生活和工作之間的平衡。黎巴嫩女性在經濟上缺少權力,被歸類到為女性化的職業場域和非正規經濟場域,報酬不足,缺乏保護,工作條件不好。此外,女性在高級職位中也大大少於男性,特別是在男性主導的職場更是如此。

該國不同宗教團體的十五項法律阻礙了黎巴嫩的改革。這些個人身份法規定了女性在婚姻,離婚,繼承,養育等方面的命運。這是該國根深蒂固的父權制中最令人震驚的體現。這些守則支持配偶之間的不平等,並在生活的各

個方面公開歧視女性。因此,女性的身體和生 命受到該國宗教法庭的規訓。

黎巴嫩的法律制度確實包括對某些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的保護,但嚴重缺乏一貫和平等的執法,而且事件繼續相對不受懲罰。親密伴侶暴力是該國最普遍的基於性別的暴力形式。2014年,黎巴嫩議會通過了「保護女性和家庭成員免遭家庭暴力法」,但這項新法律未將婚內強姦定為犯罪。

2017年,議會廢除了刑法第 522 條,允許 檢方在與受害人結婚時對強姦犯提出指控。同 樣在 2017年,起草了一項法律,將公共場所和 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定為刑事犯罪。可是到目前 為止,它仍然是一個草案而已。

儘管多年來的倡導,但還沒有法律禁止黎 巴嫩的童婚,這個權力在宗教法庭手上。在難 民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敘利亞難民 的童婚率增加之中,以應對當前的危機,被迫 結婚的女孩無法獲得黎巴嫩政府的法律保護。 這提醒人們,逃避衝突並不一定能為女性和女 孩帶來安全。

黎巴嫩的情況反映了整個阿拉伯地區的情況:要實現平等,路還很漫長。該地區必須承諾加速這一變化,否則要等153年,誰想等啊?

來信寄給 本信寄給

> 亞洲脈絡下的性別 化勞動與不平等

Nicola Piper,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國 , ISA貧窮、社會福利、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 (RC19)

州是「南方中的南方」,也是該區域內移民的終點。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內移民的終點。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估計,2013年有1.503億移民工,其中男性為8370萬,女性為6660萬。聯合國指出亞洲移民中女性的比例約為42.7%,而全球為48.4%。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亞洲男性移民人數和比例急劇上升,這已經超過了女性移民的增長。

在1990年至2000年期間,十大雙邊走廊中只有三條在亞洲境內,但在2010年至2017年期間,這一數字已增加到六個。由於海灣國家的非公民居民比例極高,海灣次區域(被聯合國劃分為「西亞」)和位於南亞和東南亞的來源國之間的走廊尤其突出:卡塔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移民佔總人口的比例最高,分別為90%和88%,其中許多來自非洲大陸,而也有越來越多來自非洲。亞洲移民的其他主要亞洲目的地是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東亞(韓國,台灣,日本)的經濟高績效的國家。移民的主要來源國是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和越南。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歷了大規模、持續的人口流動,亞洲的移民模式和特徵成為學者和運動者不的焦點。亞洲內部移民的一個獨特特徵是其主導政策框架,該框架以嚴格臨時雇主關係許可的形式出現,為移民提供在國外工作兩到四年的機會,但要續簽。大多數低技術、低收入工人無法利用家庭團聚和永久定居的簽證。臨時合約移民是「單一工人」現象的縮影,男性移民通常滿足生產部門(如建築業)工人的需求,女性移民則是與照顧和生育有關的部門,特別是在國內,雖然他們也可以在製造業和其他類型的工作中找到。

亞洲地區的家庭和照顧部門顯然由女性移民主導。在西亞,家庭工作還包括園丁,司機,保安,廚師,男性移民往往也在這個部門就業:阿拉伯地區 10% 的家庭工人都是男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據報導,至少有5360萬15歲以上的男女從事家務勞動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一些消息來源表明這一數字高達1億。家庭工人就業佔後工業國家總就業人數的至少2.5%,佔發展中國家總就業人數的4%至10%。在性別方面,女性佔絕大多數的國內勞動力(佔83%),佔全球女性就業人數的7.5%。大多數女性家庭傭工經常旅行很遠去從事不充分管制,甚至不受管制,不安全,和低薪的工作,同時留下自己的家庭於國內。

在全球移民研究和政策中廣泛使用的諸如「照顧鏈」等概念借鑒了來自亞洲國家的移民的經驗。移徙女性滿足較發達經濟體對照顧工作者的需求,導致移徙女性本國的照顧短缺。以移民家庭勞動形式在全球照顧鏈基礎上進行照顧的商品化具有遠遠超出宏觀經濟預測的深遠的社會經濟影響,但是留下的家庭的社會和心理影響不容忽視。

事實上,大多數亞洲內部的低工資勞動力 勞動力都會對關於移民與發展之間聯繫的辯論 產生影響。近年來對移民的許多積極轉變是基 於技能增益或「腦循環」的假設,是說輸出國 將從中受益。但這點忽略了大多數臨時勞務移 民,尤其是移民女性實際從事的工作。在整個 南亞和東南亞,大量「低技術」工人在高度受 限的情況下進入外國就業。這通常屬於短期合 約,作為kafala系統的一部分-僱傭關係的簽 證計劃在海灣地區廣泛被使用,或是通過私人 招聘經紀人或代理人處理遷移過程的兩端。批 判性研究發現,這種照顧工作的商品化不會導 致任何「人力資本」的獲得,也不會影響工資 和生活水平。甚至沒有採購「技能」,更不用 說開發了。生殖工作的隱蔽性模糊掉了這些由 此產生的照顧缺陷的發展影響。這對派遣國有 影響:移民家庭工人的外流已經滿足了它所產 生的大量匯款流入的熱情,但沒有充分考慮它 所造成的廣泛的醫療赤字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負

「政府政策框架主要涉及遷徙的控制(即個人的退出和進入勞動力市場)和從外國工人那裡獲取經濟利益,不關心移民的人權。」

面影響。僅以匯款為重點的主流官方論述和政 策框架有助於移民的經濟面向,並忽視了社會 代價。

這種發展模式忽視了女性移民的個人經歷和移民所涉及的成本,從而無法關注她們的權利,保護,和主體性。政府政策框架主要涉及遷徙的控制(即個人的退出和進入勞動力市場)和從外國工人那裡獲取經濟利益,不關心移民的人權。

總而言之,亞洲各州一般不制定促進女性 跨境勞動遷徙的性別敏銳移民政策。相反的 是,一些國家通常以保護為說帖對女性的勞動 移民施加法律限制。然而,大多數送出國的勞 動法律很難保護女性移民的權利,所以她們受 到交叉的結構因素和基於性別,階級,年齡, 種族和國籍的歧視的影響。這些因素進一步加 劇了他們面臨的挑戰。

因此,工資較低的女性化部門(如家務勞動或服裝製造業)的女性移民無法獲得與其他部門工人相同的勞動權利和社會保護。結構性不平等,原籍國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歧視,和限制性移民控制相結合,使女性通常遷移的途徑較少,並且更有可能轉向招聘人員(那些幫助移民的個人和組織)。在沒有工會代表的情況下,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通過低技術臨時工計劃或無證工作渠道轉移到經常不受管制的部門工作。高度的社會經濟不安全感,地理隔離,以及對女性臨時移民工人的政治權利的剝奪,是亞洲性別不平等的核心所在。

來信寄給 Nicola Piper <n.piper@qmul.ac.uk>

> IPSP: 性扮 的計會進

Jeff Hearn, Hanken School of Economics, 芬蘭, Örebro University, 瑞典,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英國, ISA女性、性別、社會研究委員會 (RC32)



近300名研究人員參與了IPSP。 圖片來 源: Sofie Wolthers (2015)。

▶際 社 會 進 步 小 組 (IPSP,<u>https://www.</u> ipsp.org/) 是在2012年和2013年初成 立成為一個大型獨立的非政府社會科 學組織,與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在某些

方面雷同(IPCC)。這個點子在2013年5月的 「Think Global」會議上被討論 (https://penserglobal.hypotheses.org/35), 然後於 2014年夏季 正式啟動,不久之後召開指導委員會和科學 理事會的第一次會議。整個過程的關鍵領導 者是 Marc Fleurbaey(普林斯頓大學)和 Olivier Bouin(RFIEA),並且得到了許多著名社會科學 家的支持,如 Amartya Sen, Helga Nowotny, Ravi Kanbur 和 Elisa Reis。

該組織的目標是:全面關照社會進步的各 場域,讓最新的社會科學知識更容易取得和更 有社會關聯性,向社會行動者和公民,政府等, 提供未來可能性的想法,影響公眾辯論,然後

增加學者對社會公正和長期前瞻性思維的興 趣。

我在 2015 年 4 月收到了 2015 年 8 月在伊 斯坦堡舉行的第一次大型代表大會的激請,來 自世界各地的200名社會科學家共襄盛舉,其 中一個是「多元化家庭,性別,性別。」事實 上,「多元化家庭,性別,性別」被重新命名 為「家庭多元化」,性別被「納入主流」。這 意味著一些人在該小組中重新調整拓,最終我 在「社會進步的多元方向:前進」,以及努力 創見了一個關於性別的跨領域小組(我馬上會 談更多這個)。 2017年1月在里斯本舉行了第 二次大型會議。

在已發布的 IPSP 文本中,總共有 282 位作 者,包括撰稿人。後來因為各種委員會和科學 委員會成員的總數增加,來到到350人左右。 最初,政治科學家約佔作者的四分之一,社會

學家和經濟學家各自不到五分之一,其餘的是 其他社會科學,其中一些來自人文科學。大多 數來自歐洲和北美,其中大部分來自全球,約 60% 為男性。

IPSP的主要原則包括:由下而上的合作,大學和其他機構的非約束性支持和資助,獨立於政府和遊說者,高度重視多學科方法和利益相關者的回饋。鼓勵作者以謙遜和尊重的方式處理分歧,承認專業知識的局限性。IPSP旨在有條件地規定:「如果你的目標是這樣,那麼最好的方式就是那樣。」社會進步的關鍵要素是:平等的尊嚴,基本權利,民主,法治,多元化,福祉,自由,非異化,團結,尊重和承認,文化產品,環境價值,分配正義,透明度,課責性。

這項工作的成果是三大冊:「重新思考 21 世紀社會:國際社會進步小組的報告」,以及單卷,「社會進步宣言:創造更美好社會的理念」,劍橋大學出版社。 IPSP 作者也參與許多論壇,例如: T20 (G20 的國際智庫網絡,2017 年在德國會,2018 年在阿根廷舉行),對話,期刊和紀錄片: https://www.instagram.com/a_new_society/。

關於一系列問題的想法可以從三冊中看 出:第1卷:社會經濟轉型:社會趨勢和新地 理;社會進步:指南針;經濟不平等;經濟增 長,人類發展,福利;城市;市場,金融,公 司;工作的未來;社會公正,福祉,經濟組織; 第2卷。政治監管,治理和社會變革:民主與 法治的悖論;暴力,戰爭,和平,安全;國際 組織,治理技術;治理資本,勞工和自然;媒 體與傳播;第3卷。價值觀,規範,文化的轉變: 文化變革;宗教;家庭多元化;全球衛生;教育; 歸屬;社會進步的多重方向;社會科學對政策 和制度變遷的貢獻。每個主題都研究了當前的 情況,歷史和未來的趨勢,以及受社會正義啟 發的變革方向,以及這種變化的因素和阻礙。 跨領域的主題是:科學,技術和創新;全球化; 社會運動;健康;如上所述,性別。跨領域性 別小組對章節草案進行了評論,並製作了一份 清單,為章節作者提供有關解決性別問題的建 議,包括以下要點:

- •性別關係,性別權力關係和性別化過程,不僅僅是性別作為名詞,變量或特定的性別類別;
- 性別建構和女性和女性,男性和男性氣質的性別差異;

- ·將性別詮釋為「女性和男性」可能會淡 化性別多樣性,進一步性別和LGBTIQ+連結;
- ·性別關係在不同社會中和不同社會中的 組織方式截然不同,因為性別制度的可能存在 缺陷;
 - 兒童,「女孩」和「男孩」不要忽視;
- 區分「性別平等」和「性別平權」的一致性;
- •性別過程和性別制度,可以表示為「性別中立」或「非性別化」的場域,例如:國際關係或交通;
- 性氣質,包括非規範性氣質,非再生產 異性戀;
- · 性別和性氣質的未來,例如新技術的含義;
- 性別在各個層面上從身份到全球社會關係的交叉構建

總體而言,IPSP報告旨在收集有關結構性社會變革可能性的最新知識,並綜合有關改善社會制度的原則,可能性和方法的知識。例如,僅從倒數第二章就提出了許多建議:克服可持續社會進步的障礙;擴大非資本主義形式的可持續活動以及國家或社區在滿足人類需求方面的作用;建立充滿活力的合作市場;資本主義公司民主化;業轉變為合作社;大型資本主義公司民主化;無條件基本收入;普遍關懷服務;命名和改變機構和政策中的強權和特權;建立跨國組織以促進全球南方的政策制定;將平等議程擴展為「無標記」和跨國政策領域;使民主民主化;以及參與式預算編制。

來信寄給 Jeff Hearn <hearn@hanken.fi>

> 貧窮和不平等 南非作為非洲的警訊

Jeremy Seekings, 開普敦大學, 南非, ISA貧窮與社會福利研究委員會(RC19), 前都市與發展研究委員會會長(RC21)



南非在過去的25年裡,失業人口暴增一倍。

> 南非持續存在的貧窮和不平 等現象

貧窮和不平等的持續反映 了各種因素:在2005年「南

非的階級,種族和不平等」(耶 魯大學出版社)中, Nicoli Nattrass 和我認為,不平等在種族 隔離廢除之後還是存在,因為 它不再受到明確的種族歧視的 驅使。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南 非白人不僅積累了財產和金融 資本,還積累了人力資本(通 過種族歧視的公共教育)和社 會資本。(我們還要加上文化 資本。) 這意味著可以廢除種 族歧視而同時不破壞大多數南 非白人的特權行使。民主選舉 產生的政府在1994年之後摧 毀了明顯種族歧視,並採取了 相當大的積極肯任政策,支持 黑人。但大多數白人繼續享有 階級特權。相反,雖然一些黑 人受益於種族限制的取消 (積 極肯任政策)並且過得很好,

但許多黑人南非人繼續遭受缺乏任何形式的資本的困擾。沒有一技之長,社會資本,土地,十分之四的成年人是失業的。

且失業人口的絕對數量還翻了一番。除非通過稅收資助的社會援助進行再分配,否則經濟增長的好處很少會流向窮人。我們認為,這部分反映了勞動力市場政策對勞動密集型部門的抑製作用。

> 越來越普遍的非洲現象

南非的歷史通常被認為是 一個例外。但是,南非持續存 在的貧窮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 現象預示著非洲日益普遍的現 象。1990年至2015年期間, 全球人口在極端收入貧窮中的 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二,從47% 降至14%。估計生活在極端收 入貧窮中的人口總數從1990 年的不到 20 億人減少到 2015 年的8.36億人。然而,在非 洲,整體貧窮率從57%略微 下降到接近 40%,而非洲極端 貧窮人口的絕對數量實際上升 了。與南非一樣,儘管經濟增 長,但貧窮仍然存在。增長帶 來的好處太少,無法向窮人發 展。非洲 1990 年至 2015 年的 貧窮增長彈性僅為-0.7,而其 他地區為-2,這意味著非洲 每1%的經濟增長減少貧窮僅 0.7%,而其他地方同樣的增長 使貧窮減少2%。非洲的經濟 增長加劇了不平等,而不是減 少貧窮。

非洲與南非不同的是迄今 為止,貧困人口主要是農村地 區的農民。許多(但不是所有) 地區的農民生產力低下,易受 乾旱的影響。政府則經常忽視 農村人口。對農民的「發展」 很少帶來幫助。非洲大部分曾 經以土地豐富和勞動力短缺為 特徵。現在,它越來越多地以 短少的土地和勞動力過剩為特 徵。提高農民的生產力顯然是 改善國家糧食安全和減少農村 貧困的必要條件。但是,吸收 不斷增長的勞動力是不太可能 的。結果已經很明顯告訴我 們:年輕人的失業率上升,其 中許多人遷移到城市地區,然 後被政治精英視為構成政治威 脅。

> 對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需要

在南非以及越來越多的非 洲其他國家,減少貧窮需要 擴大勞動密集型的非農業部 門。幾乎所有持續經濟增長和 減貧的歷史性案例都涉及勞動 密集型製造階段。在我們的新 書「包容二元論:南部非洲的 勞動密集型發展,有尊嚴勞 動和剩餘勞動力」(牛津大學 出版社,2019年)中,Nicoli Nattrass 和我使用了W. Arthur Lewis 的經典著作,他是非洲 的唯一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經濟學家,其研究服裝製造業 在擴大就業和減貧方面的作 用。服裝業本身就很重要,作 為窮人的潛在主要就業來源。 孟加拉的 400 萬件服裝生產可 能是低工資的,但他們在減貧 方面發揮了重要功能,因為農 村婦女轉向生產率更高,收入 更高的就業。同樣,如果一個 勞動力過剩的國家沒有越來越 多的服裝業,那麼政策環境就 會出現問題。

「包容性二元論」一書還 包括對南非經驗的詳細討論, 其中服裝製造業的就業率在失 業率上升的同時下降。最令人 驚訝的是, 南非製造業增長的 就業彈性可能是負的,這意味 著製造業產出的增加恰逢該部 門就業率下降。隨著雇主投入 更多資本和技能密集型技術, 勞動生產率已經提高,但就業 率卻下降了。我們將此歸因於 我們所謂的「有尊嚴勞動基本 教義」,即追求「有尊嚴勞動」 而不考慮(非)就業的後果。 在南非和其他非洲國家提供服 裝製造業蓬勃發展的環境,貧 困和不平等將繼續存在。

非洲貧困數據來自聯合

國千年發展目標報告(紐約: 聯合國,2015年),Kathleen Beegle的「非洲崛起中的貧 困」(DC:世界銀行,2016年), 和Zarobabel Bicaba等人的「消 除非洲的極端貧困:趨勢,政 策和國際組織的作用」,論文 223號(Abidjan:非洲開發銀 行,2015年)。■

來信寄給 Jeremy Seekings

<ieremv.seekings@uct.ac.za>

>南非的五旬節運動和基

督教

Mokong S. Mapadimeng,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南非, ISA 藝術社會學(RC37)和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RC44)



五旬節教牧師噴灑殺蟲劑驅魔。

然而,教會的指數程長的 結果並非沒有問題和無爭議 的。最近我們看到了無數爭議 性的報導,其中指出這些教會 被認為違背真正基督教信仰 在這些實踐中,人們用的 章,汽油和殺蟲劑餵養的 時濟和與惡魔戰鬥的 這 時 行 見圖 1 和圖 2)。在寫這 的 時候,一個正在進行的 法庭案件針對尼日出生的 師 ,其來自耶穌自治國際 (JDI) 教會的 Timothy Omotos 牧師,被控指控性侵,人口販賣,敲詐勒索,以及另外的例子是馬拉威出生的千萬富翁開明的基督徒急會 (ECG) 教會的牧師 Shepherd Bushiri 和他的妻子,被指控欺詐和洗錢。最近還有牧師 Alph Lukau 的視頻剪輯傳送,他宣稱剛剛設法讓一名躺在棺材裡的死人復活。

五旬節教會和卡里司馬教 會的日益普現象卻沒有一個社 會學的解釋,這很令人驚訝。 我們或許可以歸因於在南非的 宗教社會學仍然很不發達。因 此,與這些教會相關的一系 列社會學問題都沒有答案,其 中包括: 如何解釋這些教會 的突然迅速增長和指數增長, 以及它們在南非人中的受歡迎 程度?南非社會的哪些部分積 極參與這些教會的會眾?誰是 這些教會的領導者,是什麼讓 他們如此具有魅力?如何解釋 會眾作為代理人的被動性,以 及在這些教會中被視為危險的 做法?那些南非宗教組織的監 管框架如何,他們是否受到蔑 視?

作為提供初步社會學解釋 的嘗試,我從宗教角度出發, 探討宗教及其在社會中的作 用。這種觀點考察了宗教是如 何被理解的,即它在社會中的 作用和影響。在定義層面存在



一些分歧, James A. Beckford 認為宗教是一種社會建構,它 建立在特定的社會政治和歷史 脈絡中,並為其提供資訊,賦 予其多樣化和動態的流動定 義。這種觀點有助於理解 1994 年後南非五旬節教會和卡里司 馬教會的指數增長現象。這是 一個政治時刻,承諾「讓所有 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但是這 是一個從未完全實現的理想。 儘管通過向窮人大規模提供基 本服務,改善生活,但情況仍 然。南非的年度經濟增長率一 直很低,目前僅為2.2%,未能 創造大量就業(官方失業率超 過 27%)。貧窮和不平等現象 正在惡化,該國的基尼係數為 0.63,是世界上最高的。道德 墮落和猖獗的腐敗加劇了這種 情況,其特點是政治精英們為 了自我致富而掠奪公共資金。 在撰寫本文時,有兩個調查委 員會正在調查涉嫌腐敗的公 司利益, 腐敗和欺詐行為的指 控。

這個脈絡解釋了南非卡里司馬教會的指數增長和普及 化。這些教會承諾他們的追隨 者將以神奇的方式祝福他們擺 脫貧窮,健康不良,和失業, 以及變得富裕。為此,他們鼓 勵會眾進行捐獻,最終讓牧師 變有錢。Beckford 認為宗教是 一種非同質的,複雜的,多樣 化的社會結構,這取決於它所利用的目的。五旬節教派的獨特元素,包括神奇的醫治,不可能對於了一個人。 經被牧師自我致富的目的所有 經被牧師自我致富的目時 所有的醫治所, 是被牧師自我致富的自時 所有, 對於 Steve Bruce 來說,們認為 學力很大,因為自意之 表。 大世界上做上帝的自意之 ,也們所能提供的 不可知,現在的五旬節派運動 財富,現在南非都很強 物質回饋。

如果不去看基督教傳教教 會和西方教育制度根植的殖民 主義的歷史影響,我們很難得 出結論。具體來說,基督教 會的傳教角色是將非洲人從以 Badimo 或 Amadliozi(祖先)為 中心的前殖民信仰轉變為進入 Modimo / Unkulunkulu(上帝) 的精神媒介。這導致非洲人皈 依 Badimo 或 Amadliozi 作為惡 魔,這代表殖民化的成功是通 過依賴殖民理論概念和類別的 教育系統去進行鞏固。這證明 了 Bruce 的觀點,即宗教可以 通過以上帝的名義或共同的字 宙論將人們聯繫在一起來促進 團結,或者改變和破壞先前存 在的秩序。

來信寄給 Mokong S. Mapadimeng kmmapadimeng@gmail.com

> 空間入侵者:

地底女性礦工

Asanda Benya, 開普敦大學, 南非



地底女性礦工 圖: Asanda Benya.

儘管立法試圖解決過去的排斥問題,但採礦中男性身體的自然本質化無意中促成了對婦女的排斥。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說的那樣,南非礦業中的女性被「排除在外」。事實上,他們被視為使用 Nirmal Puwar

的話作為「空間入侵者」,因 此產生了「迷失方向的本體焦 慮」。他們不僅被指責對生產 力和安全有負面影響,而且還 因為不符合關於主流女性陰柔 氣質的社會規範而在礦井內外 受到侮辱,背德。

性相同的薪水。

下文我說的是地底下的許 多事件中的一個案例,說明如 何用文化和保護主義論中去排 除婦女就業,每天都有許多修 辭性地鼓吹包容的實踐去鞏固 這樣的排除機制。

性的,與女性身體的解剖學不相容。

在培訓中心進行了幾天的 觀察後,其他所有新員工都有 機會試用這些機器,並被鼓勵 盡可能地模仿教練和有經驗的 工人,模仿他們如何坐著,大 腿緊緊地靠在機器上,還有呼 吸和身體的節奏。然而,當輪 到我時,課程就不同了。導師 從最初拒絕讓我操作機器,並 告訴我女性不能跨越機器。然 而,要讓機器保持穩定,就必 須腳跨越機器。然而,我的 教練告訴我要把我的腿放在一 起。他說我的「腿必須都在同 一邊,就像一位女士。」儘管 多次看到他把男工人推一把, 告訴他們張開雙腿, 跨坐機 器,感覺它們在大腿之間「握 住」它,緊緊地把它推進去。 「他告訴我把我的腿放在一起 然後將它們移到一邊」否則你 將無法生孩子 你正在傷害 你的卵子。「工人們還說,一 個女人跨坐一台機器看起來 「不雅」。

正如預期的那樣,當我按照他們的指示並「像一位女士」合併雙腿時,機器拖著我不聽使喚。當我把它關掉以告訴他們不可能那樣鑽孔時,在我轉過頭去之前,教練說「你看我就告訴你吧,女人不能鑽,我挖礦很久了,我知道我

在說什麼啊。女人就是不能挖礦啊,這是不可能的 這台機器很重啦「(所有工人都點頭同意)(田野筆記,Rustenburg,2012年4月)。對於這些男人來說,我被機器拖著是對女性身體鑽孔「不適合」的證實,而不是他們對跨坐機器的「特殊」指示。

 規範。

來信寄給 Asanda Benya <asanda.benya@uct.ac.za>

> 失業的嚴重經濟影響

Thabang Sefalafala,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者、分析者、政策制 定者、和公眾對失業 的討論往往聚焦失業 的討論往往聚焦失業 的經濟影響,而忽略了在這個 過程中也很重要的經濟因素 我們經常聽到的是失業主個 我們經常聽到的是失業主的 閱題。男人無法滿足家庭的物 質需求,於是被視為對男性氣 質的羞辱,以及羞恥的根本來 源。

關於失業問題的爭論,尤 其是政策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失 業問題,通常關注失業的經濟 影響,因此將失業的概念理解 為主要是生計問題。

我在 2013 年至 2014 年間 對從南非自由州的金礦區被解 僱的黑人礦工進行了人類學研 究。結果提供了證據去證實了 上述這一觀點,但也對此提出 了挑戰。也就是說,這些失業 者不會忽視失業的經濟影響, 但他們也表明他們的因為失業 受到了許多其她的損失和痛 楚。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有力地將工資作為人格和男性氣質的定錨點。農村地區有大量非洲男子被招募,並從事工資勞動。無產階級化意味著共享無產階級身份的體現,其中工資勞動意味著有尊嚴的生活,特別是作為男性養家者。

由於工資勞動對於尊嚴生活的表現具有權威意義,因此出現了南非和全球工資勞動的危機。失業率上升導致越來越多的求職者無法找到工作。此外,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期的工作往往缺乏與傳統工作相

關的特徵。他們往往缺乏發聲權,安全,和福利。儘管工資勞動存在嚴重危機,其履行傳統職責的能力已經耗盡,但工資勞動仍然是現代世界中有尊嚴的人之觀念的核心。

結果,大多數人們的日常 生活經歷了深刻、持續的經濟 不穩定和不安全感。在南非, 其被一些人稱讚為非洲大陸最 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卻並未涵 蓋失業者。因此,失業青年和 其他類別的勞動力缺乏穩定和 可預測收入去滿足他們的基本 需求。

從表面上看,數據似乎支持這樣的觀點,即失業的不利影響主要與經濟困難和貧窮有關。然而,經濟困難和貧窮並不僅限於失業者;「工作窮人」受僱但實質上剝奪了人民的利益。

失業者利用缺失部分的黑人受傷屍體的挑釁性象徵來描述他們失業的意義。它意味著某種「去分類化」,即與以有一樣被置於不同或更低的受性,則與存在狀態的過程。使用病態和受虐黑人身體的圖像作為隱喻來描述脫節和破碎的社會和道德秩序。這傳達了這樣一種觀念,即這種存在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存在於世界中的異常。

工資勞動不再作為一種外 部活動而出現在工具上,僅僅 是為了建設和發展可持續的生 計;它成為慾望的具體對象。

工資勞動的體現意味著更 深層次,更具存在性的道德權 威,使得工資勞動的缺失超越 了經濟,社會和心理的影響, 並有力地表現為失序的無形條 件。

失去工作不僅意味著收入 的損失,而且意味著道德貶 低。也就是說,世界上存在感 的喪失是和資本主義關係,規 範和價值觀相稱的。

因此,失業者的羞辱和恥辱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生計受到損害。這還是因為,在以工資為中心的敘事中,失業是一種危機,因為它代表了某種霸權共享和集體秩序的條件。若我們我們把失業的理解程基本上是一個生計問題,我們就會認為僅僅管理某種現金轉移,

「失去工作不僅意味著收入的損失,而且意味著道德貶低。也就 是說,世界上存在感的喪失是和資本主義關係,規範和價值觀相 稱的。」

如基本收入額度 (BIG) 或失業補助金就能解決問題。然而,被解僱的礦工拒絕將現金轉移作為對失業的回應。他們拒絕某種現金轉移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任何價值,而是因為對他們而言,金錢並沒有取代已經失去的東西。

如果工資勞動失敗,未來 將取決於製定一項策略,使其 失去中心並重新構想一個新的 共享和集體制度。對替代性工 作的思考將不得不面對這樣一 個事實,即係統地產生了強有 力的體現。

前礦工人沒有考慮替代方 案,他們想要工作。這說明了 思考替代方案的挑戰。對工資 勞動的道德承諾使失業者,政 策制定者,和分析家被蒙蔽了 工資以外的可能未來。

對於可行的後工作替代方 案,更廣泛地說,就是要工 人,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將一 定要去想像一個工資勞動不再 是尊嚴這個核心概念的世界。

來信寄給 Thabang Sefalafala

<Thabang.sefalafala@gmail.com>

>怎麼餵養世界?

坦尚尼亞的啟示

Marc C.A. Wegerif, University of Pretoria, 南非



Dar es Salaam的傳統市場。 圖: Marc C.A. Wegerif.

驗。

> 跟著雞蛋走

早些時候,我在我當地的小商店上跟著被賣出的雞蛋去探尋背後的路徑,這些雞蛋通常是放在紙板托盤中出售。為了看看他們來自哪裡,我和Samuel一起騎車送蛋。經過22公里後,我們到達Samuel的城郊住宅,坐在樹下與家人吃午餐。Samuel 飼養100隻雞,並從附近的養雞戶那裡購買雞蛋。他在晚上會買了600



Samuel 把蛋送到Dar es Salaam的小店。 圖: Marc C.A. Wegerif.

到 900 顆雞蛋,然後騎到城裡,第二天早上賣掉。他每週三次進城的利潤是全職農業工人最低工資的 2.5 倍。量化分析發現,每周大約有一百萬個雞蛋沿著 Samuel 使用的道路上用自行車運到城裡販賣。式是種環保的新鮮雞蛋分配方式是種環保的主要供應商,也是成千上萬人為自己創造合理品質生活的方式。

進一步的研究顯示了雞蛋產業如何融入更廣泛的食品體系。Samuel 從一家飼料廠購買雞飼料,這家飼料廠很近,可以用手推車裝麻袋帶回家。飼料廠從當地的工廠獲得玉米麩的核心成分,而 Dar es Salaam有超過 2,000 種這樣的原料。雞糞被用作園藝用的糞肥,然後用這種肥料種植出來的蔬菜在市場中出售。

我的研究也關照了對城市大多數人來說很重要的其他食物:玉米,大米,牛奶,牛肉和綠色蔬菜。雖然食物的性質不同,地理來源從進到遠都有,但食物生產和分配的組織具有相似性。許多綠色蔬菜和牛奶,如雞蛋,都來自城市和城郊生產,用數百公里以外的卡車運輸過來。大米和玉米

>「共生食物系統」

生的委員會,和適用於共同資 源管理原則的規則。然而,更 常見的是,協作是在沒有明確 規定的規則、結構或合約的情 况下有機地進行的。大家相互 依存,享有相對公平的地位和 共同的文化特徵,根據已建立 的規範和關係一起共事。互惠 是這些規範的一部分,但並不 局限於狹隘和直接的物質交換 而已。協作像是共享運輸和信 息,攤位和協助托兒服務,合 作克服資源限制,並創建有價 值的社交網絡。這不是基於目 的性團結(雖然團結通過其實 踐發展)或利他主義,而是基 於在特定背景下產生的。在坦 尚尼亞,這種背景包括通過關 稅和其他措施保護農業免受國 際競爭,以及限制少數人資本 積累的國家干預歷史。

位交易員向他展示他可以提供的路線和商店之後,Samuel開始了雞蛋交易。稻米和玉米貿易商首先與現有貿易商一起前往產區,並向貿易商和農民介紹的,作為一種學別店員的財子。這種機制通過複製擴展,使其保持公平,並將新進入者納入既定規範。

>對食品供應系統的影響

自 2014 年以來,三個國際超市集團已經倒閉或退出坦尚尼亞。一些計劃中的大規

模農業投資,包括大型土地交易,也已經敗退,或遠遠落後其業績,包括由南部農業增長走廊支持的孟山都公司,Yara公司和Unilever公司在內的公司,以及2010年世界經濟論壇上發布的多邊機構(如G8,世界銀行,糧食和農業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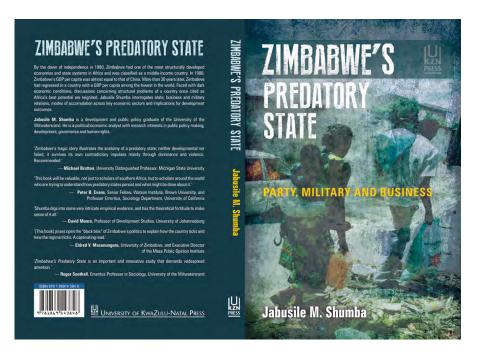
儘管有這些失敗,Dar es Salaam 的食品仍在貨架上出售。由小農民生產的坦尚尼亞玉米和水稻在過去十五年中大幅增加,與一個規模翻倍的城市並駕齊驅,自 2002 年以來增長了 250 萬人。Samuel 將其交付量從每週三個增加到每週五個,提供相同的小商店和一些新的小商店。■

來信寄給 Marc C.A. Wegerif <marc.wegerif@up.ac.za>

> 辛巴威的掠奪型國家

政黨、軍隊、商業

Jabusile Madyazvimbishi Shumba, 非洲大學, 辛巴威



學術辯論中,辛巴威 的故事與兩極分化有 ▲爭議。該國家的本質 存在這樣的疑問和爭議:辛巴 威是脆弱?強大?不合作?或 是掠奪型的國家? 2017 年 11 月15日,當軍方介入導致長 期統治者總統 Mugabe 政權, 有些人將決定性的軍事干預看 成是典型的「政變」。然而對 於其他人來說,基於長期的沮 喪並渴望看到總統 Mugabe 的 消失,不惜一切代價讓其離 開,可謂證明了手段的合理 性。更有人創造性地將其視為 「軍事幫助下的過渡時期」。

許多人都同意辛巴威擺脫 了群眾和解放鬥爭。只要解放 鬥爭讓白人至上主義在殖民少 數民族的失敗中結束,我們就

> 掠奪型的國家

在辛巴威的「掠奪型國 家:黨,軍事和商業」一書 中,我認為辛巴威國家最好被 概念化為掠奪型。然而,掠奪 型國家的概念仍然難以捉摸。 我與其他擁護者的不同之處在 於,他們將其挪用於發展國家 模式,看成一種特殊的變體或 一種新的主體形式的對立面。 實際上,對後殖民時代非洲的 大多數政治經濟學取徑都傾向 於強調政府缺乏中央權威。然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掠奪 型」一詞本身就意味著力量, 也就是說,它意味著掠奪者捕 食目標的能力,國家需要力量 使其受害者服從。對於國家來 說,這種力量不是缺乏中央權 力,而是透過國家能夠通過它 來行使控制權。

根據我的實證研究,我認 為掠奪型國家是一個統治階級 的反發展積累和再生產,並擁 有以下特點:(1)政黨和軍事宰制;(2)由宰制和占領所形塑的國家-商業關係;(3)暴力和庇護所形塑的國家-社會關係。然而,「專制發展國家」與掠奪型國家之間的區別值得進一步澄清。我們要問:如何在國家結構和與社會的關係有面區分這兩者,以便理解解不同發展軌蹟的結構變化?

> 掠奪型國家與專制發展型國家

我認為,威權主義發展國 家的早期版本和掠奪型國家都 具有實質威權傾向和個人網絡 的強大作用。例如,在韓國高 增長的工業化過程中,朴正熙 與兩個國家領先的企業 Hyundai 和 Daewoo 著密切的政商關 係。因此,人們可能會發現很 難將國家定義的公共增長目的 的作用與私人利益動機和裙帶 資本主義的作用區分開來。但 是,國家總是掌握著這關係, 永遠有規訓能力。例如,當企 業未能達到既定目標時,他們 會因撤銷激勵而受到懲罰。國 家的強制力量是普遍和真實 的。

兩者與軍方關係的性質也 有所不同,因為二十世紀發展 型國家軍隊的使用是面向國家 而不是個人積累。例如,在亞 洲古典發展國家模式中,軍隊 在控制和壓制國內勞動力方 在控制和壓制國內勞動力房 發揮了顯著影響力,以保持 生產成本,以獲得行業競爭 力。總之,掠奪型國家使用軍 事暴力反映了權力精英的個 主義及其積累利益的機制。

就積累方式而言,我們會 看到製造業顯然不存在。這指 出了掠奪型國家的尋租性質: 即,它基於資源榨取而非生 產。辛巴威經濟結構的變化, 從製造業轉向資源型開採的獨 立後主導地位,與這種掠奪型 轉變有關。製造業的缺乏會影 響生產的不足,這是不同部門 的統一特徵。事實上,政策的 主要目標(如本土化和賦權) 是將租金引入給統治精英。最 後,國家需要與外國資本(在 這種情況下,中國和南非)的 合作,以產生外匯和稅收,以 支持基本的政府運作。因此, 其也允許友好的外國資本參與 資源租賃。

> 來信寄給 Jabusile Madyazvimbishi Shumba

<jabusile_shumba@biari.brown.edu>

> Jozi: 黃金的危險城市

Alexia Webster, 攝影家,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 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RC44)



約翰尼斯堡郊區的廢棄金礦井,臨時礦工 再次使用。照片來自Alexia Webster。

翰尼斯堡作為非洲 125 年的經濟中心,被稱為 Jozi,意思是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它不是建在河岸邊或靠近大港口,而是建立在黃金上的。從一開始,開採黃金創新改變了城市,並受到來自整個地區、甚至全球的移民浪潮的影響。這一點在 Sarah Nuttall 和 Achille Mbembe 撰寫的關於約翰尼斯

堡的文章中被提及,因為他們將這 座城市描繪成一個混雜和即興的地 方,是一個正在發展自己的國際大 都會文化品牌的大城。

但約翰尼斯堡還有另外顯為人知的一面,不僅是人類生活的破壞性一面,也是自然本身的破壞性一面。用 Joseph Schumpeter 的話來說,

約翰尼斯堡是一個「創造性破壞」 的案例。一些人認為,在城市郊區 廢棄的礦井中不受管制的採礦是會 摧毀這座黃金之城的。



沒有標記和隱藏在公眾面前的,是一個臨時礦工及其子女的居住地。 絕望的無證移民帶來了他們的家 人,並在離市中心不遠的隱蔽空間 中勉強維持生計。照片來自Alexia Webster。

> 礦業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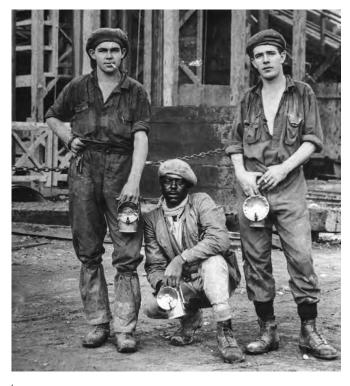
 上規定的黃金價格阻止了 採礦公司將工作成本的任 何增加轉移給消費者。因 此,在這種狹隘的成本結 構中,成本最小化的方式 是壓低工資。因此,礦主 的任務是找到和管理大量 廉價的非洲勞工。



在地下深處,在狹小的頂部空間和不穩定的支撐系統裡面,黑人礦工準備爆破。多年以後,他們的工作經歷影響了他們的健康,大多數早死於呼吸道疾病。照片:攝影師不詳,Luli Callinicos 的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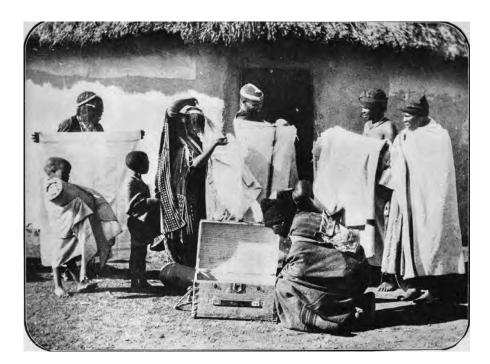
操作混凝土的礦工。 一個宿舍可容納多達40名男性,幾乎沒有最基本的儲藏,照明和供暖設施。 照片:UWC- Robben Island博物館,Mayibuye檔案館。



1907年,兩名年輕的白人礦工在一位經驗豐富的黑人礦工旁邊招募新人。黑人礦工的收入大約是白人礦工的十分之一。 照片:攝影師不詳,來自Luli Callinicos,Gold and Workers的檔案,第75頁。



回家。經過長達一年的合約,礦工們回到家中,送家人禮物。 照片:Neave 非洲收藏,非洲博物館檔案室。





在一個新重新開放的廢棄礦井中,婦女們背著嬰兒磨礦石。 照片來自 Alexia Webster。



回家,1933年,一名移民在 Mduduma送他的家禮物。照 片:SA Review Pictorial,1935-36

為了維持生產,地雷越來越深入地底。金礦的高事故發生率與黃金開採的特殊深度有關。其開採平均深度超過1600米,最深處達到地下4000多米。事故的主要原因包括岩石爆裂和岩石墜落。1983年是我們開始研究的那一年,有371名礦工被岩石墜落擊死。1900年至1985年間,66,000名礦工在地下死亡,超過一百萬人受重傷。許多男人因岩石墜落而永久殘廢,他們的餘生都在輪椅或醫院中度過。

黄金是一種「奢侈品」。隨著時間的推移,約翰尼斯堡的黃金數量已經耗盡。該市的人口呈指數增長,其二次經濟蓬勃發展,成為該國最大的金融中心。這些地雷停止正式生產,遺址被廢棄。

然而今天,離市中心不遠的地方,如 Janet Munakamwe 在她的博士論文中表明,跨境移民試圖在採礦業的邊緣謀取非法生計。他們被稱為zama zamas。他們每天早上都會使用原始設備,在手機上使用繩索和火把。他們用簡單的錘子,鏟子/鐵鍬和鑿子將岩石打開並收集礦石。

礦工拿打破地下岩石的錘子。 照 片來自Alexia Web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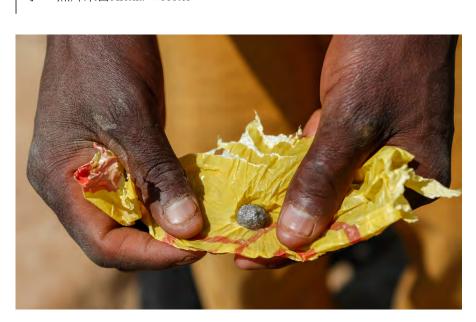
一個「zama zama」,一個大容器將水泥倒入桶中。礦工拿打破地下岩石的錘子。 照片來自Alexia Webster。



刷礦石的婦女礦工。 照片來自Alexia Webster。



邊研磨礦石和邊編織頭髮並餵孩 子。 照片來自Alexia Webster。



勞動時間的最終產品是一小塊黃 金。照片來自Alexia Webster。

面對那些已建立的工會運動的 漠不關心,這些礦工開始通過 社交媒體支持的社交網絡進 行自我組織。很少有人屬於工 會,但新的代表和參與形式 正在興起,例如工人諮詢辦公 室,埋葬社團,和移民權利協 會。



與過去的正式採礦系統不同,非正式地雷涉及婦女和

但是,當約翰尼斯堡市市長 Herman Mashaba 宣布該市面臨 「迫在眉睫的災難」時,不受 管制的採礦業發生了戲劇性的 變化(「星期日泰晤士報」, 2018年11月25日)。他宣稱, 非法礦工將這座城市帶到了前 所未有的災難的邊緣,因為 zama zamas 的操作使得約翰尼 斯堡的高度易燃氣體和燃料管 線爆炸。他說,如果其中一條 線被損壞,三角範圍內的一切 都將被「焚燒殆盡」。市議會 的一位官員告訴「星期日泰晤 士報」,由於這座 140 公里的 迷宫, 該市的關鍵部分也面臨 崩潰的威脅,因為非法採礦者 在城市下挖掘或爆破的新建和 現有隧道。

因此,在猶太人廢棄的金礦中作為「非法礦工」的絕望婦女和男子正在努力尋找生計的影響下,建立在黃金礦大工費上的影響下面臨崩潰。雖然實工的「自由市場」和企業發展工的「自由市場」和企業幾十年前所觀察到的那樣,無管制的市場不可能「存在很長時間而且不會消滅社會的人類和自然」。

受環境破壞影響的採礦社

區已形成保護這些不穩定社區的網絡。這些舉措是否可能成為 Polanyi 設想的反運動的萌芽似乎不太可能,但它支持 Michael Burawoy和 Karl von Holdt 在與布迪厄的對話中所稱的「約翰尼斯堡時刻」。他們寫道,約翰尼斯堡時刻是一個後種族隔離時刻,一個激烈爭論,社會分裂和「社會深刻混亂」的時刻。■

來信寄給: Alexia Webster <alexiawebster@gmail.com> Edward Webster <edward.webster@wits.ac.za>

> 從團結的觀點看 右派民粹主義

Jörg Flecker, 維也納大學, 奧地利, 工作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30), Carina Altreiter, István Grajczjar, Saskja Schindler, 維也納大學, 奧地利



2019年1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反新勞動法 的抗爭。圖:Attila Kisbenedek / AFP / Getty Images。

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對公部門的信任度下降之後,歐洲的極右翼政黨開始受益於社會經濟的巨變。自世紀之交以來,這些政黨已將社會問題列入其政治議程。由於移民始終是一個核心問題,所以這些政黨可以在2015難民議題去動員民眾的怨恨和敵意。因此,他們的福利沙文主義的神主牌是奠基於福利國家和和仇外情緒。在這個過程中,極右派已經宣稱團結一致,不給左派有任何餘地。例如,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 將匈牙利邊境關閉給難民,這是一種所謂的歐洲團結的象徵。

「危機時期的團結」(SOCRIS)¹研究以團結概念為出發點,然後觀看象徵鬥爭於政治中的展開。這裡象徵鬥爭指的是(集體)行動者試圖將他們對社會世界的看法強加於他人鬥爭。這種鬥爭關於我們認為什麼事正確或錯誤的,什麼是好的或壞的,什麼是有價值的或無價值

的,以及及將人們分成類別,建構「象徵性邊界」。我們聚焦在奧地利和匈牙利,因為這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很大,雖然不同,但有著類似的政治發展。通過對量化和質化資料進行方法論三角測量,SOCRIS 提供了我們對社會變革與政治主體性之間複雜關係的更深入的理解。

為了分析團結的概念和相象徵鬥爭,我們考慮了想像的共同體的範圍或邊界的維度。 我們在 2017 年 7 月至 9 月在奧地利和匈牙利進行的 SOCRIS 調查,以工作年齡的代表性樣本為基礎。我們對資料的分析提供了深入的理解,關於誰表達了團結感,何時以及為什麼人們覺得有責任幫助他人,以及他們是否支持福利國家對不同人群的支持。

重要的一個研究問題是:在嚴重分歧的國家中,例如對於難民支持的極化,或是經濟狀況、社會福利、國家對弱勢群體的支持等問題分歧立場,有哪些不同的團結概念?根據他們



對團結的看法對人們進行分組,對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叢集分析,我們得出每個國家可以被分類程七個小組。令人驚訝的是,一些團體在兩個國家都表現出類似的團結概念。例如,非固定和不活躍」群體的特點是不太支持福利國家的時點是不太團結實體的時期。在團結會組織的活動。在團結連續體的另一種團結和式會的時間,即人們表現出一種團結節圍之間有所不同。雖然在奧地利人們對全人類表示關切,但在匈牙利,人們的關注僅限於民族國家範圍類。

但是,絕大多數人口可能位於這兩種極端之間。我們可以確定其他幾個群體顯示出了團結基礎和範圍的不同組合以及活動水平。有些模式只存在於其中一個國家,但最顯著的國家差異與群體的規模有關。如果我們將團結或團結的類型放在一起,只區分排他性和包容性,即人們是否贊成種族和民族主義的封閉或表現出普遍的團結,我們看到 62% 的奧地利人擁有某種形式的包容性團結,而這一點只有 39% 的匈牙利受訪者表示這種情況。相反,大約 40%的匈牙利受訪者表示這種情況。相反,大約 40%的匈牙利人表現出明顯的民族或國家有限的團結,而這適用於奧地利 27% 的受訪者。

由於兩國仇外和福利沙文主義政黨的力量,看看團結模式是否符合政黨的偏好也是有趣的議題。正如所預期般的,極端和民粹主義右翼政黨的強烈支持可以在兩國的非團結和全國獨立的類別中找到。然而,我們還發現,最具包容性的集群(匈牙利20%,奧地利15%)的大部分人都是這些政黨的支持者。這意味著有

些人投票支持這些政黨不是因為他們的仇外和 福利沙文主義立場,而是因為他們的仇外心理 和福利沙文主義立場。它還應該提醒我們不要 假設極右翼僅僅代表人口中存在的態度,因為 人們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被吸引。

與當前關於右翼民粹主義的大部分辯論相反的是,SOCRIS的研究發現,不僅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如藍領工人,他們的投票行為解釋了極右翼的成功。雖然較低社經地位,貧窮和政治無能為力的確是重要因素,但令人驚訝的是,奧地利和匈牙利極右翼政黨的相當一部分同情者都富裕了起來,並從最近的社會經濟變化中受益。

團結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中的分裂和對極右翼的支持。團結概念和政黨偏好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然而,儘管福利沙文主義很重要,但我們不能僅僅將這些政黨的成功追溯到「排他性的團結」。首先,與他們的言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黨甚至不支持福利國家。更重要的是,團結模式往往相當複雜,隨之而來的含糊不清和矛盾為不同方面的政治動員提供了一定的開放性。■

註1: 這個研究由奧地利科學基因會FWF (Nr. I 2698-G27) 和匈牙利科機會OTKA (Nr. ANN 120360)所支持。

> 來信寄給 Jörg Flecker <ioerg.flecker@univie.ac.at>